經學通論

善化皮錫瑞

春秋

論春秋大義在誅討亂賊微言在改立法制孟子之言與公羊合朱子之注深得孟子之旨

春秋有大義有微言所謂大義者誅討亂賊以戒後世是也所謂微言者改立法制以致太平是也此在孟子已明言之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又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趙注設素王之法謂天子之事也朱注引胡氏曰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年南面之權朱注又曰仲尼作春秋以討亂賊則治世之法垂於萬世是亦一治也孟子又曰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趙注竊取之以爲素王也朱注此文承上章歷敘羣聖因以孔子之事繼之而孔子之事莫大於春秋故特言之錫瑞案孟子說春秋義極閎遠據其說可見孔子空言垂世所以爲萬世師表者首在春秋一書孟子推孔子作春秋之功可謂天下一治比之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驅猛獸又從舜明於庶物說到孔子作春秋以爲其事可繼舜禹湯文武周公且置孔子删詩書訂禮樂贊周易皆不言而獨舉其作春秋可見春秋有大義微言足以治萬世之天下故推尊如此之至兩引孔子之言尤可據信是孔子作春秋之旨孔子已自言之孔子作春秋之功孟子又明著之孔子懼弒君弒父而作春秋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是春秋大義天子之事

知我罪我其義竊取是春秋微言大義顯而易見微言隱而難明
孔子恐人不知故不得不自明其旨其事則齊桓晉文一節亦見
於公羊昭十二年傳大同小異足見孟子春秋之學與公羊同一
師承故其表章微言深得公羊之旨趙岐注孟子兩處皆用公羊
素王之說朱子注引胡傳亦與公羊素王說合素空也謂空設一
王之法也卽孟子云有王者起必來取法之意本非孔子自王亦
非稱魯爲王後人誤以此疑公羊公羊說實不誤胡傳曰無其位
而託南面之權此與素王之說有以異乎無以異乎趙岐漢人其
時公羊通行岐引以注孟子固無足怪若朱子宋人其時公羊久
成絕學朱子非墨守公羊者胡安國春秋傳朱子亦不深信而於
此注不能不引胡傳爲說誠以孟子義本如是不如是則解孟子
不能通也後人於公羊素王之說羣怪聚罵並趙岐注亦多詆病

而朱注引胡傳則尊信不敢議豈非知二五而不知十乎朱子云孔子之事莫大乎春秋深得孟子公羊之旨云治世之法垂於萬世是亦一治亦與公羊撥亂功成太平瑞應相合人多忽之而不察耳

論春秋是作不是鈔錄是作經不是作史杜預以爲周公作凡例陸淳駁之甚明

說春秋者須知春秋是孔子作作是做成一書不是鈔錄一過又須知孔子所作者是爲萬世作經不是爲一代作史經史體例所以異者史是據事直書不立褒貶是非自見經是必借褒貶是非以定制立法爲百王不易之常經春秋是經左氏是史後人不知經史之分以左氏之說爲春秋而春秋之旨晦又以杜預之說誣左氏而春秋之旨愈晦杜預曰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

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孟子曰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眞僞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其餘則皆卽用舊史錫瑞案杜預引周禮孟子皆不足據孟子言魯之春秋止有其事其文而無其義其義是孔子創立非魯春秋所有亦非出自周公若周公時已有義例孔子豈得不稱周公而攘爲己作乎杜引孟子之文不全蓋以其引孔子云云不便於己說故諱而不言也周禮雖有史官未言史有凡例杜預云其發凡以言例皆

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正義曰今案周禮竟無凡例是孔穎達已疑其說特以疏不駁注不得不强爲傳會耳正義又曰先儒之說春秋者多矣皆云邱明以意作傳說仲尼之經凡與不凡無新舊之例據孔說則杜預以前如賈逵服虔諸儒說左氏者亦未嘗以凡例爲周公作葢謂邱明旣作傳又作凡例本是一人所作故無新例舊例之別也至杜預乃專據韓宣疑似之文盡翻前人成案以左氏傳發凡五十爲周公舊例周衰史亂多違周公之舊仲尼稍加刊正餘皆仍舊不改其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乃爲孔子新例此杜預自謂創獲苟異先儒而實大謬不然者也自孟子至兩漢諸儒皆云孔子作春秋無攙入周公者及杜預之說出乃有周公之春秋有孔子之春秋周公之凡例多孔子之變例少若此則周公之功大孔子之功小以故唐時學校尊

周公爲先聖抑孔子爲先師以生民未有之聖人不得專享太牢之祭止可降居配享之列春秋之旨晦而孔子之道不尊正由此等謬說啟之據孟子說孔子作春秋是一件絕大事業大有關繫文字若如杜預經承舊史史承赴告之說止是鈔錄一過並無褒貶義例則略識文字之鈔胥皆能爲之何必孔子卽曰據事直書不虛美不隱惡則古來良史如司馬遷班固等亦優爲之何必孔子孔子何以有知我罪我其義竊取之言孟子何以推尊孔子作春秋之功配古帝王說得如此驚天動地與其信杜預之說奪孔子制作之功以歸之周公曷若信孟子之言尊孔子制作之功以上繼周公乎陸淳春秋纂例駁杜預之說曰杜預云凡例皆周公之舊典禮經按其傳例云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然則周公先設弑君之義乎又曰大用師曰滅弗地曰入又周公先

設相滅之義乎又云諸侯同盟薨則赴以名又是周公令稱先君之名以告鄰國乎雖夷狄之人不應至此也案陸淳所引後一條即左氏所謂禮經杜預所謂常例陸駁詰明快不知杜預何以解之祖杜預者又何以解之柳宗元亦曰杜預謂例爲周公之常法曾不知侵伐入滅之例周之盛時不應預立其法與陸氏第二條說同

論董子之學最醇微言大義存於董子之書不必驚爲非常異義

孟子之後董子之學最醇（朱子稱仲舒爲醇儒）然則春秋之學孟子之後亦當以董子之學爲最醇矣史記儒林列傳曰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董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漢興至于五世之間惟董仲舒名爲明於春秋其傳公羊氏也胡毋生齊人也孝景時爲博士齊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孫宏

亦頗受焉錫瑞案太史公未言董子受學何人而與胡毋同爲孝景博士則年輩必相若胡毋師公羊壽董子或亦師公羊壽何休解詁序謂略依胡毋生條例疏云胡毋生以公羊經傳傳授董氏猶自別作條例太史公但云公孫宏受胡毋不云董子亦受胡毋漢書儒林傳於胡毋生云與董仲舒同業仲舒著書稱其德云同業則必非受業戴宏序鄭君六藝論皆無傳授之說未可爲據何氏云依胡毋而不及董解詁與董書義多同則胡毋董生之學本屬一家胡毋書不傳而董子春秋繁露十七卷尙存　國朝儒臣復以永樂大典所存樓鑰本詳爲勘訂凡補一千一百二十一字删一百二十一字改定一千八百二十九字前之譌缺不可讀者今粗得通聖人之微言大義得以復明於世漢人之解說春秋者無有古於是書而廣大精微比伏生大傳韓詩外傳尤爲切要未

可疑爲非常異義而不信也太史公自序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爲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聚散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曰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

權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簒弒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爲善爲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爲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爲禁者難知案太史公述所聞於董生者微言大義兼而有之以禮說春秋尤爲人所未發春秋撥亂反正道在別嫌明微學者知春秋近於法家不知春秋通於禮家知春秋之法可以治已然之亂臣賊子不知春秋之禮足以禁未然之亂臣賊子自漢以後有用春秋之法如誅意如無將而引經義以斷獄者矣未有用春秋之禮別嫌疑明是非而明經

義以撥亂者也若宋孫復尊王發微狹隘酷烈至謂春秋有貶無褒是以春秋爲司空城旦書豈知春秋者乎董子嘗作春秋決事弟子呂步舒等以春秋顓斷於外而其言禮之精如是是董子之學當時見之施行者特其麤觕而其精者並未嘗見之施行也然則世但知漢世公羊盛行究之其盛行者特酷吏藉以濟其酷致後人爲公羊詬病董子所謂禮義之大宗漢時已以爲迂而不之用矣董子之學不行後人並疑其書而不信試觀太史公所述有一奇辭險語否何必驚爲非常異義乎

論存三統明見董子書並不始於何休據其說足知古時二帝三王本無一定

何氏文謚例春秋有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輔二類之義三科九旨尤爲閎大文謚例三科九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此一

科三旨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二科六旨也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也宋氏之注春秋說三科者一曰張三世二曰存三統三曰異外內是三科也九旨者一曰時二曰月三曰日四曰王五曰天王六曰天子七曰譏八曰貶九曰絕何氏九旨在三科之內宋氏九旨在三科之外其說亦無大異而三科之義已見董子之書楚莊王篇曰春秋分十二世以爲三等有見有聞有傳聞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見也襄成宣文君子之所聞也僖閔莊桓隱君子之所傳聞也所見六十一年所聞八十五年所傳聞九十六年此張三世之義王道篇曰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言自近者始也此異外內之義三代改制質文篇曰春秋應天作新王之事時正黑統王魯尚黑絀夏新周故宋又曰春秋上絀夏下存

周以春秋當新王春秋當新王者奈何曰王者之法必正號絀王謂之帝封其後以小國使奉祀之下存二王之後以大國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客而朝故同時稱帝者五稱王者三所以昭五端通三統也是故周人之王尙推神農爲九皇而改號軒轅謂之黃帝因存帝顓頊帝嚳帝堯之帝號絀虞而號舜曰帝舜錄五帝以小國下存禹之後於杞存湯之後於宋以方百里爵號公皆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先王客而朝春秋作新王之事變周之制當正黑統而殷周爲王者之後絀夏改號禹謂之帝禹錄其後以小國故曰絀夏存周以春秋當新王此存三統之義錫瑞案存三統尤爲世所駭怪不知此是古時通禮並非春秋創舉以董子書推之古王者興當封前二代子孫以大國爲二王後並當代之王爲三王又推其前五代爲五帝封其後以小國又推其前爲九皇封其

後爲附庸又其前則爲民殷周以上皆然然則有繼周而王者當封殷周爲二王後改號夏禹爲帝春秋託王於魯爲繼周者立法當封夏之後以小國故曰絀夏封周之後爲二王後故曰絀周此本推遷之次應然春秋存三統實原於古制逮漢以後不更循此推遷之次人但習見周一代之制遂以五帝三王爲一定之號於是尙書大傳舜乃稱王解者不得其說周禮先後鄭注引九皇六十四民疏家不能證明蓋古義之湮晦久矣晉王接宋蘇軾陳振孫皆疑黜周王魯公羊無明文以何休爲公羊罪人不知存三統明見董子書並不始於何休公羊傳雖無明文董子與胡毋生同時其著書在公羊初著竹帛之時必是先師口傳大義據其書可知古時五帝三王並無一定猶親廟之祧遷後世古制不行人遂不得其說學者試取董書三代改制質文篇深思而熟讀之乃知

春秋損益四代立一王之法其制度纖悉具備誠非空言義理者所能解也

論異外內之義與張三世相通當競爭之時尤當講明春秋之旨三科惟張三世之義明見於公羊傳隱元年公子益師卒何以不日遠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解詁曰所見者謂昭定哀已與父時事也所聞者謂文宣成襄王父時事也所傳聞者謂隱桓莊閔僖高祖曾祖時事也所以三世者禮爲父母三年爲祖父母期爲曾祖父母齊衰三月立愛自親始故春秋据哀錄隱上治祖禰與董子書略同皆以三世爲孔子之三世據此足知春秋是孔子之書張三世之義雖比存三統異外內爲易解然非灼知春秋是孔子作必不信張三世之義而春秋書法詳略遠近皆不得其解矣張三世有二說顏安樂以爲從襄二十一年之後孔子

生訖卽爲所見之世演孔圖云文宣成襄所聞之世也顏氏分張二公而使兩屬何劭公以爲任意二說小異而以三世爲孔子三世則同異外內之義與張三世相通隱元羊解詁曰於所傳聞之世見治起於衰亂之中用心尚麤觕故內其國而外諸夏先詳內而後治外於所聞之世見治升平內諸夏而外夷狄至所見之世著治太平夷狄進至於爵天下遠近小大若一錫瑞案春秋有攘夷之義有不攘夷之義以攘夷爲春秋義者但見宣十一年晉侯會狄于攢函解詁有殊夷狄之文成十五年叔孫僑如等會吳于鍾離傳有曷爲殊會吳外吳也之文不知宣成皆所聞世治近升平故殊夷狄若所見世著治太平哀四年晉侯執戎曼子赤歸于楚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夷狄進至于爵與諸夏同無外內之異矣外內無異則不必攘遠近小大若一且不忍攘聖人

心同天地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必無因其種族不同而有歧視之意而升平世不能不外夷狄者其時世界程度尚未進於太平夷狄亦未進化引而內之恐其侵擾故夫子稱齊桓管仲之功有被髮左衽之懼以其能攘夷狄救中國而特筆褒予之然則以春秋為攘夷聖人非無此意特是升平主義而非太平主義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撥亂之世內其國而外諸夏諸夏非可攘者而亦必異外內故董子明言自近者始王化自近及遠由其國而諸夏而夷狄以漸進於大同正如由修身而齊家而治國以漸至平天下進化有先後書法有詳略其理本極平常且春秋時夷狄非眞夷狄也吳仲雍之後越夏少康之後楚文王師鬻熊之後而姜戎是四岳裔胄白狄鮮虞是姬姓皆非異種異族特以其先未與會盟中國擯之比於戎狄故春秋有七等進退之義公

羊莊十三年傳曰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疏云言荆不如言楚言楚不如言潞氏甲氏言潞氏不如言楚人言楚人不如言介葛盧言介葛盧不如言邾婁儀父言邾婁儀父不如言楚子吳子春秋設此七等以進退當時之諸侯韓文公曰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是中國夷狄之稱初無一定宣十二年傳曰不與晉而與楚子爲禮也繁露竹林篇曰春秋之常辭也不予夷狄而與中國爲禮至邲之戰偏然反之晉變而爲夷狄楚變而爲君子故移其辭以從其事是進退無常可見春秋立辭之變定四年傳曰吳何以稱子夷狄也而憂中國吳入楚傳曰吳何以不稱子反夷狄是進退甚速可見春秋立義之精皆以今之所謂文明野蠻爲褒貶予奪之義後人不明此旨徒嚴種族之辨於是同異競爭之禍烈矣蓋託於春秋

義而實與春秋義不甚合也

論春秋素王不必說是孔子素王春秋爲後王立法即云爲漢制法亦無不可

公羊有春秋素王之義董何皆明言之而後世疑之者因誤以素王屬孔子杜預左傳集解序曰說者以仲尼自衛反魯修春秋立素王邱明爲素臣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而云仲尼素王邱明素臣又非通論也正義曰麟是帝王之瑞故有素王之說言孔子自以身爲素王故作春秋立素王之法邱明自以身爲素臣故爲素王作左氏之傳漢魏諸儒皆爲此說董仲舒對策云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以萬事見素王之文焉賈逵春秋序云孔子覽史記就是非之說立素王之法鄭元六藝論云孔子旣西狩獲麟自號素王爲後世受命之君制明王之法盧欽公羊序云

孔子自因魯史記而修春秋制素王之道是先儒皆言孔子立素王也孔子家語稱齊太史子餘歎美孔子言天其素王之乎素空也言無位而空王之也彼子餘美孔子之深原上天之意故爲此言耳非是孔子自號爲素王先儒蓋因此而謬遂言春秋立素王之法左邱明述仲尼之道故復以爲素臣其言邱明爲素臣未知誰所說也錫瑞案據杜孔之說則春秋素王非獨公羊家言之左氏家之賈逵亦言之至杜預始疑非通論杜所疑者是仲尼素王以爲孔子自王此本說者之誤若但云春秋素王便無語弊孔疏所引云素王之文素王之法素王之道皆不得謂非通論試以孔疏解素爲空解之何不可通杜預序云會成王義垂法將來其與素王立法之說有以異乎無以異乎惟六藝論之自號素王頗有可疑鄭君語質不加別白不必以辭害意孔子作春秋以討亂賊

必不自蹈僭妄此固不待辨者釋文於左傳序素王字云王于況反下王魯素王同然則素王之王古讀爲王天下之王並不解爲王號之王孔子非自稱素王卽此可證若邱明自稱素臣尤爲無理邱明尊孔子稱弟子可矣何必稱臣示敬孔疏亦不知其說所自出蓋左傳家竊取公羊素王之說張大邱明以配孔子乃造爲此言耳漢人又多言春秋爲漢制法公羊疏引春秋說云伏羲作八卦邱合而演其文濆而出其神作春秋以改亂制又云邱水精治法爲赤制功又云黑龍生爲赤必告之象使知命又云經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赤受命倉失權周滅火起薪采得麟以此數文言之春秋爲漢制明矣據此則春秋爲漢制法說出緯書何氏解詁於哀十四年云木絕火王制作道備血書端門明引春秋緯演孔圖史晨韓勑諸碑亦多引之東平王蒼曰孔子曰行夏之時乘

殷之輅服周之冕爲漢制法王充論衡曰夫五經亦漢家之所立儒生善政大義皆出其中董仲舒表春秋之義稽合於律無乖異者然則春秋漢之經孔子制作垂遺於漢孔子曰文王旣沒文不在茲乎文王之文傳在孔子孔子爲漢制文傳在漢也仲任發明春秋義甚暢而史公董子書未有春秋爲漢制法之說故後人不信歐陽修譏漢儒爲狹陋云孔子作春秋豈區區爲漢而已哉不知春秋爲後王立法雖不專爲漢而漢繼周後卽謂爲漢制法有何不可且在漢言漢推崇當代不得不然卽如歐陽修生於宋宋尊孔教卽謂春秋爲宋制法亦無不可今人生於　大淸　大淸尊孔教卽謂春秋爲淸制法亦無不可歐陽所見何拘閡之甚乎漢尊讖緯稱爲內學鄭康成何劭公生於其時不能不從時尙後人議何氏解詁不應引演孔圖之文試觀左氏文十三年傳其處

者爲劉氏孔疏明云左氏不顯於世先儒無以自申劉氏從秦從魏其源本出劉累插注此辭將以媚世明帝時賈逵上疏云五經皆無證圖讖明劉氏爲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竊謂前世藉此以求道通故後引之以爲證耳據孔疏足見漢時風氣不引讖緯不足以尊經而左氏家擅增傳文公羊家但存其說於注而未敢增傳相提並論何氏之罪不比賈逵等猶可末減乎

論春秋改制猶今人言變法損益四代孔子以告顏淵其作春秋亦卽此意

史記孔子世家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歿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辭文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

秋譏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又自序引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錫瑞案此二條史公未明引董生不知亦董生所傳否而其言皆明白正大云據魯親周故殷則知公羊家存三統之義古矣云有貶損有筆削則知左氏家經承舊史之義非矣云垂空文當一王之法則知素王改制之義不必疑矣春秋有素王之義本爲改法而設後人疑孔子不應稱王不知素王本屬春秋淮南子以春秋當一代而不屬孔子疑孔子不應改制不知孔子無改制之權而不妨爲改制之言所謂改制者猶

今人之言變法耳法積久而必變有志之士世不見用莫不著書立說思以其所欲變之法傳於後世望其實行自周秦諸子以及近之船山亭林棃洲桴亭諸公皆然亭林日知錄明云立言不爲一時船山黃書噩夢讀者未嘗疑其僭妄何獨於孔子春秋反以僭妄疑之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或疑孔子自言從周何得變周從殷不知孔子周人平日行事必從時王之制至於著書立說不妨損益前代顏子問爲邦子兼取虞夏殷周以荅之此損益四代之明證鄭君解王制與周禮不合者率以殷法解之證以爵三等歲三田皆與公羊義合此春秋從殷之明證正如今人生於

大清衣冠禮節必遵時制若著書言法政則不妨出入或謂宜從古制或謂宜采西法聖人制法雖非後學所敢妄擬然自來著書者莫不如是特讀者習而不察耳春秋所以必改制者周末文勝

當救之以質當時老子墨子子桑伯子棘子成皆已見及之春秋從殷之質亦是此意檀弓一篇三言邾婁與公羊齊學同而言禮多從殷中庸疏引趙商問孔子稱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檀弓云今邱也殷人也兩楹奠殯哭師之處皆所法於殷禮未必由周而云吾從周者何也答曰今用之者魯與諸侯皆用周之禮法非專自施於己在宋冠章甫之冠在魯衣逢掖之衣何必純用之儒行疏案曲禮云去國三世唯興之日從新國之法防叔奔魯至孔子五世應從魯冠而猶著殷章甫冠者以邱爲制法之主故有異於人所行之事多用殷禮不與尋常同也且曲禮從新國之法祇謂禮儀法用未必衣服盡從也案鄭孔所言足解從殷之惑惟衣冠禮法是一類冠章甫本周制故公西華可以相禮兩楹奠殯哭師於寢蓋當時亦可通行惟作春秋立法以待後王可自爲制法

之主耳謂春秋皆本魯史舊文孔子何必作春秋謂春秋皆用周時舊法孔子亦何必作春秋

論春秋爲後世立法惟公羊能發明斯義惟漢人能實行斯義

孔子手定六經以敎後世非徒欲使後世學者誦習其義以治一身並欲後世王者實行其義以治天下春秋立一王之法其義尤爲顯著而惟公羊知春秋是素王改制爲能發明斯義惟漢人知春秋爲漢定道爲能實行斯義姑舉數事證之公羊之義大一統路溫舒曰臣聞春秋正卽位大一統而愼始也公羊之義立子以貴不以長光武詔曰春秋立子以貴不以長東海王陽皇后之子宜承大統公羊之義子以母貴公孫瓚罪狀袁紹曰春秋之義子以母貴紹母親爲傳婢無虛退之心公羊之義大居正袁盎曰方今漢家法周周之道不得立弟當立子故春秋所以非宋公死不

立子而與弟弟受國死復反之與兄之子弟之子爭之以爲我當代父後即刺殺兄子以故國亂禍不絕故春秋曰君子大居正公羊之義天子嘗娶於紀故封之百里恩澤侯表其餘后父据春秋褒紀之義應劭曰春秋天子將納后於紀紀本子爵也故先褒爲侯言王者不娶於小國公羊之義子尊不加於父母鄭元伏后議帝皇后父屯騎校尉不其亭侯伏完公庭完拜如臣禮及皇后在離宮拜如子禮公羊之義昏禮不稱主人不稱母母不通也杜鄴曰禮明三從之義雖有文母之德必繫於子春秋不書紀侯之母陰義殺也公羊之義褒儀父貶無駭李固曰春秋褒儀父以開義路貶無駭以閉利門公羊之義三公之職號尊名也翟方進曰春秋之義尊上公謂之宰海內無不統焉公羊之義昭公出奔國當絕匡衡曰春秋之義諸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絕公羊之義善善及

子孫成帝封丙吉孫詔曰夫善善及子孫古今之通義也公羊之義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陳忠曰先聖人緣人情以著其節制服二十五月是以春秋臣有大喪三年不呼其門公羊之義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御史大夫張湯劾徐偃矯制大害法至死偃以爲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存萬民顓之可也公羊之義譏世卿樂恢曰世卿持祿春秋所戒公羊之義原情定罪霍諝曰春秋之義原情定過赦事誅意故許止雖弑君而不罪趙盾以縱賊而見書公羊之義人臣無將膠西王曰淮南王安廢法行邪春秋曰臣無將將而誅安罪重於將公羊之義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張純曰春秋傳曰大祫者何合祭也毀廟及未毀廟之主皆登合食太祖五年而再殷漢舊制三年一祫毀廟主合食高廟存廟主未嘗合祭元始五年諸王公列侯朝會

始爲禘祭公羊之義未踰年君不書葬周舉曰北鄉立未踰載年號未改孔子作春秋王子猛不稱崩魯子野不書葬公羊之義譏逆祀質帝詔曰昔定公追正順祀春秋善之其令恭陵次康陵憲陵次恭陵公羊之義不書閏班固以閏九月爲後九月公羊之義懷藏以養微是月不殺章帝詔曰春秋於春每月書王者重三正愼三微也律十二月立春不以報囚公羊之義通三統劉向曰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此皆見於兩漢書者更以漢碑考之巴郡太守張納碑云正始順元用公羊五始之義處士嚴發殘碑云蓋孔子作春秋褒儀甫邑（中缺）塞利欲之徯成陽令唐扶頌云通天三統楊孟文石門頌云春秋記異安平相孫根碑云仲伯撥亂蔡（卽祭字）足譎權衞尉卿衡方碑云存亡繼絕樊毅修華嶽碑云世室不修春秋作譏郎中郭君碑云爲人後者爲之

子皆本公羊足見漢時公羊通行故能知孔子作春秋爲後世立法之義非止用之以決獄也胡安國曰武宣之世時君信重其書學士大夫誦說用以斷獄決事雖萬目未張而大綱克正過於春秋之時其效亦可見矣

論穀梁在春秋之後曾見公羊之書所謂一傳卽公羊傳

鄭君釋廢疾曰孔子雖有聖德不敢顯然改先生之法以教授於世若其所欲改其陰書於緯藏之以傳後王穀梁四時田者近孔子故也公羊正當六國之亡讖緯見讀而傳爲三時田作傳有先後雖異不足以斷穀梁也鄭君言春秋改制之義極精故鄭云公羊善於讖而以公羊之出在穀梁後則未知所據釋文序錄云公羊高受之於子夏穀梁赤乃後代傳聞陳澧曰釋文序錄之言是也莊二年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邱公羊云邾婁之邑也曷爲不

繫乎邾婁國之也曷爲國之君存焉爾穀梁云公子貴矣師重矣而敵人之邑公子病矣其一曰君在而重之也劉原父權衡云此似晩見公羊之說而附益之隱二年無駭帥師入極八年無駭卒穀梁傳皆兩說劉氏亦以爲穀梁見公羊之書而竊附益之澧案更有可證者文十二年子叔姬卒公羊云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穀梁云其曰子叔姬貴也公之母姊妹也其一傳曰許嫁以卒之也此所謂其一傳明是公羊傳矣宣十五年初稅畝冬蝝生穀梁云蝝非災也其曰蝝非稅畝之災也此穀梁駁公羊之說也公羊以爲宣公稅畝應是而有天災穀梁以爲不然故曰非災也駁其以爲天災也又云其曰蝝非稅畝之災也駁其以爲應稅畝而有此災其在公羊之後更無疑矣公羊穀梁二傳同者隱公不書卽位公羊云成公意穀梁云成公志鄭伯克段于鄢皆云殺之如

此者不可枚舉矣僖十七年夏滅項公羊云孰滅之齊滅之曷爲不言齊滅之春秋爲賢者諱此滅人之國何賢爾君子之惡惡也疾始善善也樂終桓公嘗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爲之諱也穀梁云孰滅之桓公也何以不言桓公也爲賢者諱也旣滅人之國矣何賢乎君子惡惡疾其始善善樂其終桓公嘗有存亡繼絕之功故君子爲之諱也此更句句相同葢穀梁以公羊之說爲是而錄取之也穀梁在公羊之後研究公羊之說或取之或不取或駮之或與己說兼存之其傳較公羊爲平正者以此也錫瑞案以穀梁晚出曾見公羊之書劉原父已言之陳氏推衍尤晰治穀梁者必謂穀梁早出觀此可以悟矣晁說之曰穀梁晚出於漢因得監省左氏公羊之違畔而正之至其精深遠大者眞得子夏之所傳范氏又因諸儒而博辯之申穀梁之志也其於是非亦少公矣非

若征南一切申傳汲汲然不敢異同也晁氏以爲穀梁監省左氏公羊與陳氏所見同不知陳氏見晁說否晁以范氏是非爲公則宋重通學不守專門之見也

論公羊穀梁二傳當爲傳其學者所作左氏傳亦當以此解之子夏傳公羊高至四世孫壽乃著竹帛戴宏所言當得其實穀梁則有數說且有四名桓譚新論云左氏傳世後百餘年魯人穀梁赤爲春秋殘亡多所遺失應劭風俗通云穀梁子名赤子夏弟子麋信則以爲秦孝公同時人阮孝緒則以爲名俶字元始漢書埶文志顏注云名喜而論衡案書篇又云穀梁寘豈一人有四名乎抑如公羊之祖孫父子相傳非一人乎名赤見新論爲最先故後人多從之而據新論後左氏百餘年年代不能與子夏相接而與秦孝公同時頗合　四庫提要曰其傳則士勛疏稱穀梁子名俶

字元始一名赤受經於子夏爲經作傳則當爲穀梁子所自作徐彥公羊傳疏又稱公羊高五世相授至胡毋生乃著竹帛題其親師故曰公羊傳穀梁亦是著竹帛者題其親師故曰穀梁傳則當爲傳其學者所作案公羊傳定公卽位一條引子沈子曰何休解詁以爲後師此傳定公卽位一條亦稱沈子曰公羊穀梁既同師子夏不應及見後師又初獻六羽一條稱穀梁子曰傳旣穀梁自作不應自引己說且此條又引尸子曰尸佼爲商鞅之師鞅既誅佼逃於蜀其人亦在穀梁後不應預爲引據疑徐彥之言爲得其實但誰著於竹帛則不可考耳錫瑞案楊疏云穀梁傳孫卿孫卿去子夏甚遠穀梁如受經於子夏不得親傳孫卿以傳爲傳其學者所作極是非獨公穀二傳卽左氏傳亦當以此解之故其傳有後人附益且及左氏後事若必以爲左氏自作反爲後人所疑趙

臣鄭樵遂以爲左氏非邱明是六國時人矣朱子亦云左氏不必解是邱明公穀傳大概皆同所以林黃中說只是一人只是看他文字疑若非一手者羅璧識遺云公羊穀梁自高赤作傳外更不見有此姓萬見春謂皆姜字切韻脚疑爲姜姓假託案邾婁爲鄒勃鞮爲披之類兩音雖可合爲一字越絕書云以口爲姓承之以天朱子注楚詞自署鄒訢古人著書亦有自隱其姓名者而二子爲經作傳要不應自隱其姓至謂公羊穀梁高赤外不見有此姓則尤不然禮記檀弓明云蟄巾以飯公羊賈爲之也何得謂公羊高外不見公羊姓乎疑公羊賈即論語之公明賈公羊高即孟子之公明高高曾子弟子亦可從子夏受經古讀明如芒詩以我齊明與我犧羊爲韻明羊音近或亦可通是說雖未見其必然而據禮記明明有姓公羊者矣漢書古今人表有公羊穀梁列四等必

實有其人可知近人又疑公羊穀梁皆卜商轉音更無所據

論穀梁廢興及三傳分別

史記儒林傳曰瑕邱江生爲穀梁春秋自公孫宏得用嘗集比其義卒用董仲舒漢書儒林傳曰瑕邱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於魯申公傳子至孫爲博士武帝時江公與董仲舒並仲舒通五經能持論善屬文江公吶於口上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孫宏本爲公羊學比輯其議卒用董生於是上因尊公羊家詔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興太子既通復私問穀梁而善之其後浸微宣帝即位聞衞太子好穀梁春秋以問丞相韋賢長信少府夏侯勝及侍中樂陵侯史高皆魯人也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迺齊學也宜興穀梁由是穀梁之學大盛故范甯論之曰廢興由於好惡盛衰繼於辨訥是漢時不獨左氏與公羊爭勝穀梁亦嘗

與公羊爭勝武帝好公羊而公羊之學大興宣帝好穀梁而穀梁之學大盛非奉朝廷之意旨乎公孫宏齊人而祖齊學之公羊韋賢魯人而祖魯學之穀梁非出鄉曲之私見乎據漢書江公傳子至孫爲博士周慶丁姓皆爲博士申章昌亦爲博士贊曰孝宣世復立穀梁春秋則穀梁在前漢嘗立學官有博士而後漢十四博士止有公羊嚴顏二家而無穀梁則穀梁雖暫立於宣帝時至後漢仍不立猶左氏雖暫立於平帝與光武時至其後仍不立也後漢賈逵傳云建初八年乃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由是四經遂行於世此四經雖行於世而不立學觀左氏毛詩古文尚書終漢世不立學穀梁春秋可知熹平石經止有公羊無穀梁然則穀梁雖暫盛於宣帝之時而漢以前盛行公羊漢以後盛行左氏蓋穀梁之義不及公羊之大事不及左氏之詳故雖監

省左氏公羊立說較二家爲平正卒不能與二家鼎立鄭樵曰儒林傳學公羊者凡九家而以穀梁名家獨無其人此所謂師說久微也無論瑕邱江公即尹胡申章房氏之學今亦無有存者僅存者惟范氏集解而集解所引亦惟同時江徐及兄弟子姪諸人古義淪亡無可探索求如公羊大師董子猶傳繁露一書胡毋生條例猶存於解詁者渺不可得今其條理略可尋者時月日例而已綜而論之春秋有大義有微言大義在誅亂臣賊子微言在爲後王立法惟公羊兼傳大義微言穀梁不傳微言但傳大義左氏並不傳義特以記事詳贍有可以證春秋之義者故三傳並行不廢特爲斟酌分別學者可審所擇從矣

論春秋兼采三傳不主一家始於范甯而實始於鄭君

何休解詁專主公羊杜預集解獨宗左氏雖義有拘窒必曲爲解

說蓋專門之學如是惟范甯范字武子其名當爲甯武子之甯穀梁集解於三傳皆加貶辭曰左氏以鬻拳兵諫爲愛君文公納幣爲用禮穀梁以衛輒拒父爲尊祖不納子糾爲內惡公羊以祭仲廢君爲行權妾母稱夫人爲合正以兵諫爲愛君是人主可得而脅也以納幣爲用禮是居喪可得而婚也以拒父爲尊祖是爲子可得而叛也以不納子糾爲內惡是仇讎可得而容也以廢君爲行權是神器可得而闚也以妾母爲夫人是嫡庶可得而齊也若此之類傷敎害義不可强通者也又曰左氏豔而富其失也巫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辨而裁其失也俗錫瑞案范氏兼采三傳不主一家開唐啖趙陸之先聲異漢儒專門之學派蓋經學至此一變而其變非自范氏始鄭君從第五元先習公羊其解禮多主公羊說而鍼膏起廢兼主左氏穀梁嘗云左氏善於禮公羊善於讖穀梁善於

經己爲兼采三傳之嚆矢蓋解禮兼采三禮始於鄭君解春秋兼采三傳亦始於鄭君矣晉荀崧曰孔子作春秋左邱明子夏造膝親受（此用劉歆之說）無不精究邱明撰所聞爲傳其書善禮多膏腴美辭張本繼末以發明經意信多奇偉儒者稱公羊高親受子夏立於漢朝辭義淸儁斷決明審多可採用董仲舒之所善也穀梁赤師徒相傳暫立於漢（以爲暫立最是）時劉向父子猶執一家莫肯相從其書文清義約諸所發明或左氏公羊所不載亦足訂正是以三傳並行荀崧在東晉初請立公羊穀梁博士觀其持論三傳並重亦在范氏之前范氏並詆三傳乖違惟左氏兵諫喪娶二條何氏膏肓己先斥之誠爲傷敎害義不可強通若穀梁以衞輒拒父爲尊祖是尊無二上之義以不納子糾爲內惡是敵怨不在後嗣之義皆非不可通者范解穀梁不以爲是故於序先及之公羊以祭仲廢

君爲行權乃春秋借事明義之旨祭仲未必知權而借以爲行權之義仲廢君由迫脅並非謀篡范以爲闞神器未免深文妾母稱夫人爲合正春秋質家本有母以子貴之義董子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言之甚明范氏主穀梁妾母不得稱夫人義雖正大然是文家義不合於春秋質家劉逢祿治公羊乃於此條必從穀梁以汨公羊之義是猶未瞭於質家文家之別也

論春秋借事明義之旨止是借當時之事做一樣子其事之合與不合備與不備本所不計

借事明義是一部春秋大旨非止祭仲一事不明此旨春秋必不能解董子曰孔子知時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錫瑞案董子引孔

子之言與孟子引孔子之言皆春秋之要旨極可信據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後人亦多稱述而未必人人能解春秋一書亦止是載之空言如何說是見之行事卽後世能實行春秋之法見之行事亦非孔子之所及見何以見其深切著明此二語看似尋常之言有令人百思而不得其解者必明於公羊借事明義之旨方能解之葢所謂見之行事謂託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以明褒貶之義也孔子知道不行而作春秋斟酌損益立一王之法以待後世然不能實指其用法之處則其意不可見卽專著一書說明立法之意如何變法之意如何仍是託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使人易曉猶今之大淸律必引舊案以爲比例然後辦案乃有把握故不得不借當時之事以明褒貶之義卽褒貶之義以爲後來之法如魯隱非眞能讓國也而春秋借魯隱之事以明讓國之義祭仲

非眞能知權也而春秋借祭仲之事以明知權之義齊襄非眞能復讐也而春秋借齊襄之事以明復讐之義宋襄非眞能仁義行師也而春秋借宋襄之事以明仁義行師之義所謂見之行事深切著明孔子之意蓋是如此故其所託之義與其本事不必盡合孔子特欲借之以明其作春秋之義使後之讀春秋者曉然知其大義所存較之徒託空言而未能徵實者不益深切而著明乎三傳惟公羊家能明此旨昧者乃執左氏之事以駮公羊之義謂其所稱祭仲齊襄之類如何與事不合不知孔子並非不見國史其所以特筆褒之者止是借當時之事做一樣子其事之合與不合備與不備本所不計孔子是爲萬世作經而立法以垂教非爲一代作史而紀實以徵信也董子曰春秋文成數萬其旨數千張晏曰春秋萬八千字李仁甫曰細數之尚減一千四百二十八字與

王氏學林云萬六千五百餘字合夫以二百四十二年之事止一萬六千餘字計當時列國赴告魯史著錄必十倍於春秋所書孔子筆削不過十取其一葢惟取其事之足以明義者筆之於書以爲後世立法其餘皆削去不錄或事見於前者卽不錄於後或事見於此者卽不錄於彼以故一年之中寥寥數事或大事而不載或細事而詳書學者多以爲疑但知借事明義之旨斯可以無疑矣

論三統三世是借事明義黜周王魯亦是借事明義

春秋借事明義且非獨祭仲數事而已也存三統張三世亦當以借事明義解之然後可通隱公非受命王而春秋於隱公託始卽借之以爲受命王哀公非太平世而春秋於哀公告終卽借之以爲太平世故論春秋時世之漸衰春秋初年王迹猶存及其中葉

已不逮春秋之初至於定哀駸駸乎流入戰國矣而論春秋三世之大義春秋始於撥亂即借隱桓莊閔僖爲撥亂世中於升平即借文宣成襄爲升平世終於太平即借昭定哀爲太平世世愈亂而春秋之文愈治其義與時事正相反蓋春秋本據亂而作孔子欲明馴致太平之義故借十二公之行事爲進化之程度以示後人治撥亂之世應如何治升平之世應如何治太平之世應如何義本假借與事不相比附公羊疏於往至所見之世著治太平云當爾之時實非太平但春秋之義若治之太平於昭定哀也猶如文宣成襄之世實非升平但春秋之義而見治之升平然疏之解此亦甚明矣昧者乃引當時之事譏其不合不知孔子生於昭定哀世豈不知其爲治爲亂公羊家明云世愈亂而春秋之文愈治亦非不知其爲治爲亂也孟子以春秋成爲天下一治黜周王魯亦是假借公

羊疏引問曰公羊以魯隱公爲受命王黜周爲二王後案長義云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今隱公人臣而虛稱以王周天子見在上而黜公侯是非正名而言順也荅曰春秋藉位於魯以託王義隱公之爵不進稱王周王之號不退爲公何以爲不正名何以爲不順言乎賈逵所疑疏已解之左傳疏引劉炫難何氏云新王受命正朔必改是魯得稱元亦應改其正朔仍用周正何也既託王於魯則是不事文王仍奉王正何也諸侯改元自是常法而云託王改元是妄說也錫瑞案劉炫習見後世諸侯改元之事不知何氏明言惟王者改元立號春秋王魯故得改元託王非眞故雖得改元不得改正朔此等疑義皆甚易解後之疑公羊與董何者大率皆如賈逵劉炫之說不知義本假託而誤執爲實事是以所見拘滯劉逢祿釋三科例曰且春秋之託王至廣稱號名

子不絕於世然則孔子作春秋之功安在孟子之言殆不足信乎曰孔子成春秋不能使後世無亂臣賊子而能使亂臣賊子不能全無所懼自春秋大義昭著人人有一春秋之義在其胸中皆知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雖極凶悖之徒亦有魂夢不安之隱雖極巧辭飾說以爲塗人耳目之計而耳目仍不能塗邪說雖橫不足以蔽春秋大義亂賊既懼當時義士聲罪致討又懼後世史官據事直書如王莽者多方掩飾窮極詐僞以蓋其篡弒者也如曹丕司馬炎者妄託禪讓襃封先代篡而未敢弒者也如蕭衍者已行篡弒旋知愧憾深悔爲人所誤者也如朱温者公行篡弒猶畏人言歸罪於人以自解者也他如王敦桓温謀篡多年而至死不敢曹操司馬懿及身不篡而留待子孫凡此等固由人有天良未盡泯滅亦由春秋之義深入人心故或遲之久而後發或遲之又

久而卒不敢發即或冒然一逞犯天下之不韙終不能坦懷而自安如譙衍見吳均作史書其助譙道成篡逆遂怒而擯吳均燕王棣使方孝孺草詔孝孺大書燕賊篡位遂怒而族滅孝孺其怒也即其懼也蓋雖不懼國法而不能不懼公論也或曰桓溫嘗言不能流芳百世亦當貽臭萬年彼自甘貽臭者又豈能懼清議曰桓溫雖有此言亦止敢行廢立而未敢行篡弑正由懼清議之故且彼自知貽臭則已有清議在其心矣安能晏然不一動乎是非曲直世之公理獨臣子於君父不得計是非曲直所謂天下無不是的父母春秋弑君三十六而弑父者三文二年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襄三十年蔡世子般弑其君固昭十九年許世子止弑其君買被弑三人皆兼君父許止進藥而藥殺非眞弑者而春秋以弑書蔡侯淫而不父禍由自取楚子輕於廢立機洩致禍春秋亦以

弒書葢君父雖有過惡臣子無可解免以此推之臣子之於君父不當論是非曲直亦不當分別有道無道臣子旣犯弒逆之罪卽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雖其人有恩惠於民有功勞於國亦不當稱道其小善而縱舍其大惡春秋時如齊之陳氏未嘗無恩惠於民晉之趙盾亦未嘗無功勞於國而經一概書弒不使亂臣賊子有所藉口正如後世曹操劉裕之類有功於國有德於民而論者不爲末減也至於但書弒君而不書弒君爲何人葢由所據舊史未有明文聖人以爲旣無主名自難擅入人罪雖有傳聞未可據以增加不若闕之爲愈此正罪疑惟輕與不知葢闕之義若弒君稱君君無道之例與春秋大義反對必非聖人作經之旨杜預姦言誣聖先儒已加駮正學者不當更揚其波使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

論春秋一字褒貶之義宅心恕而立法嚴

春秋大義在討亂賊則春秋必褒忠義經曰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三大夫皆書及褒其皆殉君難公羊傳曰何賢乎孔父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何賢乎仇牧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何賢乎荀息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春秋同一書法公羊同一褒辭足以發明大義左氏序事之書本不傳義故不加褒亦不加貶惟荀息引君子曰斯言之玷語含譏刺此林黃中所以謂左傳君子曰是劉歆增入也杜預乃有書名罪之之例釋例曰孔父爲國政則取怨於民治其家則無閨閫之教身先見殺禍遂及君旣無所善仇牧不警而遇賊又死無忠事晉之荀息期欲復言本無大節先儒皆隨加善例又爲不安孔疏曰公羊穀梁及先儒皆以善孔

父而書字知不然者案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傳稱握節以死故書其官又宋人殺其大夫傳以爲無罪不書名今孔父之死傳無善事故杜氏之意以父爲名言若齊侯祿父宋公茲父之等錫瑞案大夫書名罪之之例本不可信且左氏明云孔父嘉爲司馬是其名嘉甚明古人名嘉字孔鄭公子嘉字子孔可證父通甫漢碑稱孔甫宋甫可證甫者男子之美稱豈有以父與甫爲名者乎祿父茲父非單名父不稱齊侯父宋公父也穎達曲徇杜預而毒詈其遠祖豈自忘其爲孔氏子孫乎杜孔之解春秋如此等處不謂之邪說不可也陳澧謂孔疏覶縷數百言尤所謂鍛鍊深文不知孔穎達何以惡其先世孔父至於如此錫瑞案聖人之作春秋其善善也長其惡惡也短有一字之褒貶三大夫之書及所謂一字之褒弑君之臣一概書弑所謂一字之貶聖人以爲其人甘於殉君

卽是大忠雖有小過如左氏所書孔父荀息之事可不必究其人忍於弑君卽是大惡雖有小功如左氏所書趙盾之事亦不足道蓋宅心甚恕而立法甚嚴也春秋之法弑君者於經不復見以爲其人本應伏誅雖未伏誅而削其名不再見經卽與己伏誅等趙盾弑君所以復見者以其罪在不討賊與親弑者稍有分別春秋之法弑君賊不討不書葬以爲君父之仇未報不瞑目於地下雖葬與不葬等許止弑君未討而君書葬以其罪在誤用藥與親弑者稍有分別是亦立法嚴而宅心恕也歐陽修謂趙盾弑君必不止不討賊許止弑君必不止不嘗藥以三傳爲皆不足信不知如三傳之說於趙盾見忠臣之至於許止見孝子之至未嘗不情眞罪當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父凡在宮者殺無赦未嘗不詞嚴義正而歐陽修等必不信傳孫復曰稱國以弑者國之人皆不赦也然則有王者作

將比一國之人而誅之乎雖欲嚴春秋誅亂賊之防而未免過當
矣

論春秋書災異不書祥瑞左氏公羊好言占驗皆非大義所關
胡安國進春秋傳表曰仲尼制春秋之義見諸行事垂訓方來雖
祖述憲章上循堯舜文武之道而改法創治不襲虞夏商周之迹
蓋洪水滔天下民昏墊與簫韶九成百獸率舞並載於虞書大木
斯拔與嘉禾合穎鄙我周邦與六服承德同垂乎周史此上世帝
王紀事之例至春秋則凡慶瑞之符禮文常事皆削而不書而災
異之變政事闕失則悉書之以示後世使鑑觀天人之理有恐懼
祇肅之意乃史外傳心之要典於以反身日加修省及其既久積
善成德上下與天地同流自家刑國措之天下則麟鳳在郊龜龍
遊沼其道亦可馴致之也故始於隱公終於獲麟而以天道終焉

比於關雎之應而能事畢矣錫瑞案胡氏此論深得春秋改制馴致太平之義春秋書災異不書祥瑞聖人蓋有深意存焉絕筆獲麟公羊以爲受命制作有反袂拭面稱吾道窮之事則是災異並非祥瑞若以麟至爲太平瑞應比於麟趾之應關雎則又別是一義胡氏引此以責難於君非前後矛盾也困學紀聞曰春秋三書孛（文十四年昭十七年哀十三年）而昭十七年有星孛於大辰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史記天官書劉更生封事云春秋彗星三見則彗孛一也晏子春秋齊景公睹彗星使伯常騫禳之晏子曰孛又將出彗星之出庸何懼乎則孛之爲變甚於彗矣星孛東方（哀十三年冬）在於越入吳之後（十三年夏）彗見西方在衛鞅入秦之前天之示人著矣齊桓之將興也恆星不見星隕如雨晉文之將興也沙鹿崩自是諸侯無王矣晉三大夫之命爲侯也九鼎震自是大夫無君矣故董

子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又曰八世之後（莊二十二年）其田氏篡齊之後之言乎公侯子孫必復其始（閔元年）其三卿分晉之後之言乎其處者爲劉氏（文十三年）其漢儒欲立左氏者所附益乎皆非左氏之舊也新都之篡以沙鹿崩爲祥釋氏之熾以恆星不見爲證蓋有作僞者矣案此亦得春秋書災異不書祥瑞之旨書災異所以示人儆懼不書祥瑞所以杜人覬覦困學紀聞前說以爲天人相應此示人儆懼之意也後說以爲後人附益此杜人覬覦之意也左氏好言祥異占驗故范甯以爲其失也巫而如懿氏卜妻敬仲畢萬筮仕于晉之類又或出於附益而非左氏之舊公羊家與左氏異趣而亦好言祥異占驗漢儒言占驗者齊學爲盛伏傳五行齊詩五際皆齊學公羊氏亦齊學故董子書多說陰陽五行何氏解詁說占驗亦詳要皆春秋之別傳與大義無關猶洪範五行傳

與齊詩非詩書大義所關也

論獲麟公羊與左氏說不同而皆可通鄭君已疏通之

臧琳曰杜元凱春秋左氏傳序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正義曰據杜云左傳及穀梁無明文則指公羊有其顯說今驗何休公羊亦無作春秋事案孔舒元公羊傳本云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何以書記異也以上何本同今麟非常之獸其爲非常之獸奈何二句何本無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二句何本同然則孰爲而至爲孔子之作春秋二句何本無是有成文也左傳及穀梁則無明文案孔舒元未詳何時人儒林傳及六藝論皆無之隋志有公羊春秋傳十四卷孔衍集解未知是否杜氏作序既所據用則爲古本可知矣錫瑞案臧氏據孔疏以證公羊逸文能發人所未發疑舒元即孔衍而未能決不知舒元即孔衍之字晉書儒林傳孔衍字舒元孔子

二十二世孫中興初補中書郎出爲廣陵郡亦見劉知幾史通見書論衍雖晉人其年輩在杜預後杜所據用非必衍書或杜所見公羊與衍所據本同漢時公羊有嚴顏二家何劭公據顏氏故少數語杜預孔衍蓋據嚴氏故多數語鄭君注禮箋詩引公羊與何本不同如昉作放登來作登戾野留作鄙留祠兵作治兵大齊作大漬已甓作已戚使之將作使之將兵羣公稟作羣公慊爲周公主作爲周公後仡然從乎趙盾作疑然從於趙盾考工記注引子家駒曰天子僭天何本無之皆嚴氏春秋也獲麟有數說異義公羊說哀十四年獲麟此受命之瑞周亡失天下之異左氏說麟是中央軒轅大角獸孔子備備當爲作字之誤春秋禮修以致其子故麟來爲孔子瑞陳欽說麟西方毛蟲孔子作春秋有立言西方兌兌爲口故麟來許愼謹案云議郎尹更始劉更生等議以爲吉凶不並瑞

災不兼今麟爲周亡天下之異則不得爲瑞以應孔子至元之閒也以下鄭駁洪範五事二曰言言作從從作乂乂治也言於五行屬金孔子時周道衰亡已有聖德無所施用作春秋以見志其言少從以爲天下法故應以金獸性仁之瑞賤者獲之則知將有庶人受命而得之受命之徵已見則於周將亡事勢然也興者爲瑞亡者爲災其道則然何吉凶不並瑞災不兼之有乎如此修母致子不若立言之說密也案如鄭君之義則公羊左氏可通興者爲瑞亡者爲災所見明通並無拘閡據孔舒元引公羊傳麟至爲孔子之作春秋與左氏家賈逵服虔穎容以爲孔子修春秋文成致麟麟感而至見左傳正義引本無異義惟杜預苟異先儒以爲感麟而作則與左氏義違又不取稱吾道窮之文則與公羊又異杜預以爲孔子春秋鈔錄舊文全無關繫故爲瑞爲災之說皆彼所不取也

論春秋本魯史舊名墨子云百國春秋卽百二十國寶書

孔穎達曰春秋之名經無所見惟傳記有之昭二年韓起聘魯稱見魯春秋外傳晉語司馬侯對晉悼公云羊舌肸習春秋楚語申叔時論傅太子之法云教之以春秋禮坊記云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又經解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凡此諸文所說皆在孔子之前則知未修之時舊有春秋之目其名起遠亦難得而詳鄭樵曰今汲冢瑣語亦有魯春秋記魯獻公十七年事諸如此類皆夫子未生之前未經筆削之春秋也西東周六百年事孟子云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諸如此類皆魯史記東遷已後事已經夫子筆削之春秋也自平王四十九年始或謂春秋之名取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或謂一褒一貶若春若秋或謂春獲麟秋成書公羊正義解獲麟云謂之春秋皆非也惟杜預所謂

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此說得之汲冢瑣語記太丁時事目爲夏殷春秋見史通墨子曰吾見百國春秋以至晏子虞卿呂不韋陸賈著書皆曰春秋蓋當時述作之流於正史外各記其書皆取春秋以名之然觀其篇第本無年月與錯舉春秋以爲所記之名則異矣錫瑞案鄭氏之說多本劉知幾史通六家篇劉氏云春秋家者其先出於三代亦引國語左傳之文則春秋自是舊名非夫子始創或謂春獲麟秋成書雖出公羊家說而與傳引不脩春秋之文不合或謂賞刑襃貶說亦近鑿當以杜預云錯舉四時爲是晏呂之書非錯舉四時而亦名春秋當時百國春秋具存其體例或亦有所本百國春秋即百二十國寶書公羊疏案閔因敘云昔孔子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九月經立感精符考異郵說題辭具有其文問

曰若然公羊之義據百二十國寶書以作春秋今經止有五十餘國通戎夷宿潞之屬僅有六十何言百二十國乎答曰其初求也實得百二十國寶書但有極美可以訓世有極惡可以戒俗者取之若不可爲法者則棄而不錄是故止得六十國也蘇軾春秋列國圖說曰春秋之國見於經傳者總一百二十四國魯晉楚齊秦吳越宋衛鄭陳蔡邾曹許莒杞滕薛小邾息隨虞北燕紀巴鄧郕徐鄫芮胡南燕州梁荀賈凡祭宿鄀原夔舒鳩滑邾黃羅邢魏霍部鄭瞞向偪陽韓舒庸焦楊夷申密耿麇萊弦頓沈穀譚舒邨白狄賴肥鼓戎唐潞江鄖權道柏貳軫絞蓼六遂崇戴冀蠻温厲項英氏介巢盧根牟無終郝姒蓐狄房鮮虞陸渾桐都於餘邱須句顓臾任葛蕭牟鄟極鄣蠻夷戎狄不在其間蘇氏云百二十四國正合百二十國寶書之數公羊疏但據經言止得其半蘇氏兼據

左氏傳乃得其全於餘邱鄣之類公羊以爲邑左氏以爲國故知蘇據左氏惟蘇氏計數亦有疏失云百二十四國今數之止百二十一國二號及齊所遷之陽楚所滅之庸皆失數傳言毛聃雍邘應蔣茅胙亦不列入沈姒蓐黃在北沈胡江黃在南當有二沈二黃止列其一云蠻夷戎狄不在其間又有鄋瞞白狄肥鼓戎蠻潞狄無終鮮虞陸渾諸國此皆夷蠻戎狄未必有寶書當去諸國而以所漏列者補之數雖稍贏計其整數亦與百二十國合也

論漢志春秋古經卽左氏經左氏經長於二傳亦有當分別觀之者

漢志春秋古經十二篇班氏無注錢大昕曰謂左氏經也漢儒傳春秋者以左氏爲古文公羊穀梁爲今文稱古經則其知其爲左氏矣左氏經傳本各單行故別有左氏傳漢志經十一卷班氏注

云公羊穀梁二家沈欽韓曰二家合閔公於莊公故十一卷彼師當緣閔公事短不足成卷并合之耳何休乃云繫閔公篇於莊公下者子未三年無改於父之道錫瑞案何氏說是也沈專主左氏故不以何爲然漢志左氏傳三十卷班氏注云左邱明魯太史案說文敘曰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論衡曰左傳三十篇出恭王壁中二說不同班氏無明文似不信此二說漢志公羊傳十一卷注云公羊齊人漢志穀梁傳十一卷注云穀梁子魯人不別出公穀二家之經馬端臨云公羊穀梁傳直以其所作傳文攙入正經不曾別出而左氏則經自經而傳自傳又杜元凱經傳集傳序文以爲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則是左氏作傳之時經文本自爲一書至元凱始以左氏傳附之經文各年之後是左氏傳中之經文可以言古經矣案漢熹平石經公羊隱公一段直載傳文而

無經文是公羊經傳亦自別行不如馬氏之言孔疏云邱明作傳與經別行公羊穀梁莫不皆然是公羊穀梁左氏之經傳皆自別行左氏經傳至杜預始合之公穀經傳不知何人始合之也漢志所列古經卽是左氏之經馬氏不知乃云春秋古經雖漢藝文志有之然夫子所修之春秋其本文世所不見而自漢以來所編古經則俱自三傳中取出經文名之曰正經耳又云春秋有三傳亦本與經文爲二而治三傳者合之先儒務欲存古於是取其已合者復析之命之曰古經案三傳與經皆別行而後人合之馬氏乃以爲漢人於三傳中取出經文不知何據馬氏所云先儒似指朱子所刻春秋經李燾所定春秋古經而言然不得謂之漢以來其立說不分明皆由不知漢志之古經卽是左氏經也　四庫提要曰徐彥公羊傳疏曰左氏先著竹帛故漢儒謂之古學則所謂古

經十二篇卽左傳之經故謂之古刻漢書者誤連二條爲一耳今以左傳經文與二傳挍勘皆左氏義長知手錄之本確於口授之經也謹案左氏經長於二傳詳見侯康春秋古經說然則春秋經文三傳不同如蔑眛鄏微之類專據左氏可也而君氏尹氏之類仍當分別觀之

論左氏不在七十子之列不得口受傳指左傳疏引嚴氏春秋不可信引劉向別錄亦不可信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曰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爲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邱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眞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

語成左氏春秋漢書劉歆傳曰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錫瑞案史公生於劉歆未出之前其說最爲近古班氏生於左氏盛行之後其說信而有徵史公以邱明爲魯君子別出於七十子之外則左氏不在弟子之列不傳春秋可知云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而左氏特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則左氏未得口授可知班氏云漢初學左氏者惟傳訓故則其初不傳微言大義可知云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由是備章句義理則劉歆以前未嘗引傳解經亦無章句義理可知據馬班兩家之說則漢博士謂左邱明不傳春秋范升謂左氏不祖孔子而出於邱明師徒相傳又無其人必是實事而非誣妄左傳疏據沈氏云嚴氏春秋引觀周篇云孔子將修春秋與左邱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修春秋

之經邱明爲之傳其爲表裏案沈氏謂陳沈文阿嚴氏春秋久成絕學未必誠時尙存漢博士治春秋者惟嚴顏兩家嚴氏若有明文博士無緣不知如左氏傳與春秋經相表裏何以有邱明不傳春秋之言劉歆博極羣書又何不引嚴氏春秋以駁博士則沈引嚴氏春秋必僞其不可信者一也左傳疏引劉向別錄云左邱明授曾申申授吳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鐸椒鐸椒作鈔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鈔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張蒼陸德明經典釋文略同蓋皆本於別錄案左氏傳授史漢皆無明文漢書儒林傳云漢興北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太中大夫劉公子皆修春秋左氏傳而張蒼賈誼張敞傳皆不云傳左氏春秋故范升以爲師徒相傳無其人若如別錄傳授源流若此彰灼范升何得以此抵左氏陳元又何不引以轉抵范升蓋如釋文所引毛詩

源流同爲後人附會則陸孔所引劉向别錄必僞其不可信者二也趙匡已以釋文序例爲妄謂此乃近世之儒欲尊崇左氏妄爲此記向若傳授分明如此漢書張蒼賈誼及儒林傳何故不書則其僞可知也是唐人已知之而明辨之矣

論趙匡鄭樵辨左氏非邱明左氏傳文實有後人附益

劉歆以爲左邱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始以作傳之左氏爲論語之邱明漢博士惟爭左邱明不傳春秋而作傳之邱明與論語之邱明是一是二未嘗深辨其後桓譚班固以至啖助皆同劉歆說無異議趙匡始辨之曰啖氏依舊說以左氏爲邱明受經於仲尼今觀左氏解經淺於公穀誣謬實繁若邱明才實過人豈宜若此推類而言皆孔門後之門人但公穀守經左氏通史故其體異耳邱明者蓋夫子以前賢人如史佚遲任之流見稱於當時耳

王安石左氏解疑左氏爲六國時人者十一事其書不傳葉夢得疑傳及韓魏知伯趙襄子之事鄭樵六經奧論辨之尤力曰左氏終紀韓魏知伯之事又舉趙襄子之謚若以爲邱明自獲麟至襄子卒已八十年矣使邱明與孔子同時不應孔子既沒七十有八年之後邱明猶能著書此左氏爲六國人明驗一也左氏戰於麻隧秦師敗績獲不更女父又云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及晉師戰于櫟秦至孝公時立賞級之爵乃有不更庶長之號明驗二也左氏云虞不臘矣秦至惠王十二年初臘明驗三也左氏師承鄒衍之說而稱帝王子孫案齊威王時鄒衍推五德終始之運明驗四也左氏言分星皆準堪輿案韓魏分晉之後而堪輿十二次始於趙分曰大梁之語明驗五也左氏云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案三代時有車戰無騎兵惟蘇秦合從六國始有車千乘騎萬匹之

語明驗六也左氏序呂相絕秦聲子說齊當作楚此誤其爲雄辨狙詐眞游說之士捭闔之辭明驗七也左氏之書序晉楚事最詳如楚師僭猶拾瀋等語則左氏爲楚人明驗八也據此八節可以知左氏非邱明是爲六國時人無可疑者或問伊川曰左氏是邱明否曰傳無邱明字不可考眞知言歟朱子亦謂左傳有縱橫意思不臘是秦時文字二條葢本鄭樵錫瑞案史記張守節正義云秦惠文王始效中國爲之明古有臘祭秦至是始用非至是始創則以不臘爲秦時文字固未可據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郎子家子謂公以一乘入於魯師之意一乘仍是車乘亦未可據爲乘馬之證傳及知伯或後人續增不更庶長之類或亦後人改竄左氏一書實有增竄之處文十三年傳其處者爲劉氏劉炫孔穎達已明言先儒插此媚世僖十六年傳上天降災至唯君裁之四十一字

服杜及唐定本皆無林黄中謂左傳君子曰是劉歆之辭王應麟曰八世之後其田氏篡齊之後之言乎公侯子孫必復其始其三卿分晉之後之言乎其處者爲劉氏其漢儒欲立左氏者所附益乎皆非左氏之舊也近儒姚鼐以公侯子孫必復其始及季札聞歌魏曰以德輔此則明主也傳中盛稱魏絳魏舒之類爲吳起附益以媚魏者陳澧以左傳凡例與所記之事有違反者可見凡例未必盡是而傳文亦有後人所附益劉逢祿以左氏凡例書法皆出劉歆雖未見其必然而左氏有後人附益之辭唐宋人已有此疑矣

論賈逵奏左氏義長於公羊以己所附益之義爲左氏義言多誣妄

後漢書賈逵傳帝善逵說使出左氏傳大義長於二傳者逵於是

具條奏之曰臣謹摘出左氏三十事尤著明斯皆君臣之正義父子之紀綱其餘同公羊者什有八九或文簡小異無害大體至如祭仲紀季伍子胥叔術之屬左氏義深於君父公羊多任於權變李賢注左傳宋人執鄭祭仲曰不立突將死祭仲許之遂出昭公而立厲公杜預注云祭仲之如宋非會非聘見誘被拘廢長立少故書名罪之公羊傳曰祭仲者何鄭之相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祭仲以爲知權也其知權奈何宋人執之謂之曰爲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古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左傳紀季以酅入于齊紀侯大去其國賈逵以爲紀季不能兄弟同心以存國乃背兄歸讎書以譏之公羊傳曰紀季者何紀侯之弟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服罪也其服罪奈何請後立廟以存姑姊妹左傳楚平王

將殺伍奢召伍奢子伍尙伍員曰來吾免而父尙謂員曰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親戚爲戮不可以莫之報父不可棄名不可廢子胥奔吳遂以吳師入郢卒復父讎公羊傳曰父受誅子復讎推刃之道也公羊不許子胥復讎是不深父也左傳曰冬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愼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爲不義不可滅已是以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公羊傳冬黑肱以濫來奔文何以無邾婁通濫也曷爲通濫賢者子孫宜有地賢者孰謂謂叔術也何賢乎叔術讓國也錫瑞案春秋大義在誅亂臣賊子賈逵以義深君父爲重自是正論而所舉數事則無一合者公羊釋經者也經書祭仲紀季字而不名故以爲賢書黑肱不加邾婁故以爲通濫左氏紀事不釋經者也序祭仲事與公羊畧同而未加斷語杜預乃執大夫書名之例

以祭仲書名爲有罪左氏明云祭封人仲足又屢舉鄭祭足是名足字仲甚明豈有以伯仲叔季爲名者乎左氏曰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則紀季入齊是受兄命亦與公羊畧同賈責以背兄歸讎左氏有此說乎左氏序子胥亦未加斷語而鬬辛有君討臣誰敢讎之之言忠孝不能兩全二人各行其是若如賈逵之說正可以左氏載鬬辛語爲不深父矣公羊借子胥明復讎之義謂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此推刃之道是泛言人子應復讎不應復讎之通義子胥之父以忠獲罪正不受誅應復讎者公羊未嘗不許子胥復讎賈逵乃不引其上句與事合者而引其下句不與事合者妄斷爲不深父不猶胥吏之舞文乎叔術事左氏不載可不必論何休解詁序謂賈逵緣隙奮筆以爲公羊可奪左氏可興賈逵春秋左氏長義二十卷見於隋書經籍志者今佚不

存其所摘三十事亦不可攷而如所引祭仲紀季伍子胥事皆不足爲左氏深君父公羊任權變之證公羊於祭仲之外未嘗言權逵乃以緣隙奮筆之私心逞舞文弄法之謬論欲抑公羊而莫能抑欲伸左氏而莫能伸乃必以爲左氏義長而此三事左氏止紀實而未嘗發義不知其長者安在逵以己所附益之義爲左氏義以難公羊上欺其君而下欺後世東漢之治古學貴文章者大率類此惜李育何休未能一一駮之

論左氏傳不解經杜孔已明言之劉逢祿考證尤詳晰

晉王接謂左氏自是一家書不主爲經發此確論也袒左氏者或不謂然試以春秋經及左氏傳證之莊公二十六年傳秋虢人侵晉冬虢人又侵晉杜預集解云此年經傳各自言其事者或經是直文或策書雖存而簡牘散落不究其本末故傳不復申解但言

傳事而已孔疏曰此年傳不解經經傳各自言事伐戎日食體例已舉或可經是直文不須傳說曹殺大夫宋齊伐徐或須說其所以此去邱明已遠或是簡牘散落不復能知故耳上二十年亦傳不解經彼經皆是直文故就此一說言下以明上劉逢祿左氏春秋考證曰左氏後於聖人未能盡見列國寶書又未聞口授微言大義惟取所見載籍如晉乘楚檮杌等相錯編年爲之本不必比附夫子之經故往往比年闕事劉歆強以爲傳春秋或緣經飾說或緣左氏本文前後事或兼采他書以實其年如此年之文或即用左氏文而增春夏秋冬之時遂不暇比附經文更綴數語要之皆出點竄文采便陋不足亂眞也然歆雖略解經文顚倒左氏二書猶不相合漢志所列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一卷左氏傳三十卷是也自賈逵以後分經附傳又非劉歆之舊而附益改竄之迹

益明矣錫瑞案劉氏以爲劉歆改竄傳文雖未見其必然而左氏傳不解經則杜孔極袒左氏者亦不能爲之辨杜序明言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孔疏云丘明作傳不敢與聖言相亂經傳異處於省覽爲煩故杜分年相附是分年附傳實始於杜非始賈逵劉氏說猶未諦劉氏考證又舉隱二年紀子帛莒子盟于密證曰如此年左氏本文全闕所書皆附益也十年六月戊申證曰十年左氏文闕桓公元年證曰是年左氏文闕七年冬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證曰郎有此事亦不必在此年是年左氏文闕九年冬曹太子來朝證曰是年左氏文闕巴子篇年月無考十年冬齊衞鄭來戰于郎我有辭也證曰是年左氏文闕虞叔篇年月無考十一年證曰楚屈瑕篇年月無考十二年證曰是年左氏文闕楚伐絞篇當與屈瑕篇相接年月亦無考十三年證曰是年亦闕伐羅篇

亦與上相接不必蒙此年也十四年證曰是年文亦闕十六年證曰是年亦闕十七年證曰是年文葢闕莊元年證曰此以下七年文闕楚荊尸篇伐申篇年月亦無考十三年十五年十七年證曰文闕二十七年證曰比年左氏文闕每於年終分析晉事附益之跡甚明葢左氏舊文之體如春秋前則云惠之二十四年獲麟以後則云悼之四年本不必拘拘比附春秋年月二十九年證曰文闕三十年證曰是年亦闕三十一年證曰文闕僖元年證曰是年文闕錫瑞案自㓜讀左氏傳書不書之類獨詳於隱公前數年而其後甚略疑其不應如此草草及覩劉氏考證左氏釋經之文闕於隱桓莊閔爲尤甚多取晉楚之事敷衍似皆出晉乘楚檮杌尤可疑者杜孔皆謂經傳各自言事是雖經劉歆賈逵諸人極力比附終不能彌縫其迹王接謂傳不主爲經發確有所見以劉氏考

證爲左驗學者可以恍然無疑劉逢祿曰左氏以良史之材博聞多識本未嘗求附於春秋之義後人增設條例推衍事蹟强以爲傳春秋冀以奪公羊博士之師法名爲尊之實則誣之左氏不任咎也余欲以春秋還之春秋左氏還之左氏而删其書法凡例及論斷之謬於大義孤章絕句之依附經文者冀以存左氏之本眞近人有駁劉氏者皆强說不足據

論左氏傳止可云載記之傳劉安世已有經自爲經傳自爲傳不可合一之說

張枃曰傳有二義有訓詁之傳有載記之傳訓詁之傳主於釋經載記之傳主於紀事昔之傳春秋者五家鄒氏無師夾氏無書今所傳惟左公穀公穀依經立傳經所不書更不發義故康成謂穀梁善於經王接亦曰公羊於文爲儉通經爲長此而例之訓詁之

傳猶或可也若左氏之書據太史公十二諸侯年表則曰左氏春秋而不言傳據嚴彭祖引觀周篇之文則言爲傳與春秋相表裏而不言是釋經據盧氏植王氏接則謂囊括古今成一家之言不主爲經發據高氏祐賀氏循則弁目之爲史是漢晉諸儒言左氏者莫不以爲紀事之書所謂載記之傳是也故漢氏左傳與春秋分行至杜元凱作集傳始割傳附經妄生義例謂傳或先經以紀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一似左氏此書專爲解駮經義者獨不思經止哀十六年而傳則終於二十七年如依杜說此十有一年之傳爲先後何經依錯何經耶甚矣其惑也後儒不察乃反依據杜本妄議左氏之書唐權德輿謂左氏有無經之傳失其根本宋王晳謂左氏貪惑異說於聖人微旨疏略明何異孫謂左氏疏於義理理不勝文凡此狂言皆杜氏以傳附

經謂左氏專爲釋經而作有以啟之也昔人謂三傳作而春秋微余亦謂杜註行而左傳隱錫瑞案史記云左氏春秋漢志云左氏傳近人據博士說左邱明不傳春秋以漢志稱傳爲治劉歆之誤此獨分別有訓詁之傳有載記之傳以左傳爲載記之傳其說亦通南齊書陸澄傳曰泰元取服虔而兼取賈逵經服傳無經雖在註中而傳又有無經者故也今留服而去賈則經有所闕據此則服子愼知經傳有別故但釋傳而不釋經賈景伯則經傳並釋杜從賈不從服故集解序不及服虔其後服杜並行卒主杜而廢服蓋以杜解有經服解無經之故不知經傳分行實古法也劉安世曰公穀皆解正春秋春秋所無者公穀未嘗言之若左傳則春秋所有者或不解春秋所無者或自爲傳故先儒以謂左氏或先經以起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然其說亦

有時牽合要之讀左氏者當經自爲經傳自爲傳不可合而爲一也然後通矣據此則左氏經傳當各自爲書宋人已見及之可爲劉逢祿先路之導

論杜預解左氏始別異先儒盡棄二傳不得以杜預之說爲孔子春秋之義

杜預春秋序曰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相祖述進不成爲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邱明之傳於邱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沒而不說而更膚引公羊穀梁適足自亂預今所以爲異專修邱明之傳以釋經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總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褒貶簡二傳以去異端蓋邱明之志也然劉子駿創通大義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末有穎子嚴者雖淺近亦復名家故特舉劉賈許穎之違以見

同異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疏曰邱明作傳不敢與聖言相亂故與經別行何止邱明公羊穀梁及毛公韓嬰之爲詩作傳莫不皆爾經傳異處於省覽爲煩故杜分年相附別其經傳聚集而解之杜言集解謂聚集經傳爲之作解錫瑞案據杜孔之說杜之集解異於先儒者有數事古者經自經傳自傳漢熹平石經公羊有傳無經是其證杜乃分經附傳取便學者省覽此異於先儒者一也左氏本不解經先儒多引公穀二傳以釋經義漢儒家法尙無臆說杜乃盡棄二傳專以己意解傳並以己意解經如以周公爲舊例孔子爲新例是此異於先儒者二也鄭注周禮先引杜鄭韋注國語明徵賈唐言必稱先不敢掠美杜乃空舉劉賈許潁而集解中不著其名此異於先儒者三也杜解不舉所出劉與許潁之說盡亡賈服二家尙存崖略杜舉四家而

不及服孔疏遂云服虔之徒劣於此輩其說非是南北分立時代江南左傳則杜元凱河洛則服子慎當時有甯道孔孟誤諱言鄭服非之語則服注盛行可知據世說新語云鄭君作左氏傳注未成以與子慎則鄭服之學本是一家北方諸儒徐遵明傳服注傳其業者有張買奴馬敬德邢峙諸人衞冀隆申服難杜劉炫作春秋述義攻昧規過以規杜氏惟姚文安排斥服注南方則崔靈恩申服難杜虞僧誕又申杜難服以荅靈恩秦道靜亦申杜以荅衞冀隆杜預元孫坦與弟驥爲青州刺史故齊地多習杜義盡服杜之爭二百餘年至唐始專宗杜杜作集解別異先儒自成一家之學唐作正義埽棄異說如駁劉炫以申杜是又專用杜氏一家之學自是之後治春秋者既非孔子之學亦非左氏之學又非賈服諸儒之學止是杜預一家正如元明以來治春秋者止是胡安國一家當時

所謂經義實安國之傳義蓋舍經求傳而春秋之義晦舍傳求注而春秋之義更晦矣

論孔子作春秋以闢邪說不當信劉歆杜預反以邪說誣春秋

春秋大義炳如日星而討亂臣賊子之明文仍茫昧不明者邪說蔽之也據孟子所言邪說暴行又作孔子懼作春秋是孔子時已有邪說邪說與暴行相表裏暴行卽謂弑君弑父邪說謂爲弑君父者多方掩飾解免其罪大率以爲君父無道應遭弑逆之禍而弑逆者罪可末減凡人欲弑君父不能無所顧忌有人倡爲邪說以爲有辭可執乃橫行而全無所畏更有人張大邪說設爲淫辭助攻益肆行而相率效尤後世史書於被弑之君皆甚言其惡如秦苻生史稱好殺劉裕滅後秦得一老人親見苻秦之事云苻生並不好殺苻堅篡國史書誣之劉知幾史通云秦人不死驗苻生

之厚誣是也金完顏亮史稱淫惡幾非人類由世宗得國後令人以海陵惡事進呈者有賞史稱宋齊之主亦極醜穢不堪船山史論力辨其不足信可見亂世無信史而多助亂之邪說也此等邪說春秋時已有之左氏一書是其明據傳載韓厥稱趙盾之忠士鞅稱欒書之德弑君之賊極口贊美史墨云君臣無常位逐君之賊極力解免而反罪其君可見當時邪說誣民故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中致有弑君三十六之事孔子於此蓋憮然傷之以爲欲治亂賊必先闢邪說欲闢邪說不得不作春秋此孟子所以極推作春秋之功也左氏原本國史據事直書當時邪說不得不載正賴左氏載之孟子言春秋時有邪說益信孔子作春秋闢邪說之功益彰此左氏所以有功於春秋也至於左氏凡例未審出自何人杜預以爲周公陸淳柳宗元已駁之或以爲孔子更無所據據孔

疏云先儒以爲並出邱明劉逢祿以爲劉歆竄入例與傳文不合實有可疑凡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一條尤與春秋大義反對杜預釋例曲暢其說以爲君無道則應弑而弑君者無罪不知君實有道何至被弑君而被弑無道可知惟無道亦有分別使如桀紂殘賊民欲與之偕亡湯武伐罪弔民自不當罪其弑若但童昏兒戲非有桀紂之暴如晉靈公鄭靈公之類權臣素有無君之心因小隙而弑之與湯武之伐罪弔民全然不同豈得藉口於君無道而弑者無罪乎杜預於鄭祝聃射王中肩一事曲爲鄭伯回護謂鄭志在苟免王討之非焦循作左傳補疏序曰預爲司馬懿女壻目見成濟之事射王中肩卽成濟抽戈犯蹕也將有以爲昭飾且有以爲懿師飾卽用以爲已飾此左氏春秋集解所以作也錫瑞案預父恕與司馬懿不合幽死預忘父仇而娶懿女助司馬氏篡魏

正與劉歆父向言劉氏王氏不並立而歆助王莽篡漢相似二人不忠不孝正春秋所討之亂賊而左氏創通於劉歆昌明於杜預則左氏一書必有爲二人所亂者故林黃中以君子曰爲劉歆之言劉逢祿以爲歆竄入凡例焦循以爲預作集解將爲司馬氏飾孔子作春秋以闢邪說後人乃反以邪說誣春秋益不特孔子之經爲所誣罔卽左氏之傳亦爲所汨亂致使學者以左氏爲詬病若歆與預乃左氏之罪人豈得爲左氏之功臣哉讀左氏者於此等當分別觀之一以孔子之春秋大義斷之可也

論左氏采各國之史以成書讀者宜加別白斷以春秋之義

左氏采各國之史以成書作者意在兼收讀者宜加別白或古今異事各有隱衷或借儆其君自有深意或阿附權臣實爲邪說未可一概論也所謂古今異事各有隱衷者古者諸侯世爵大夫世

卿卿命於天子與諸侯同守社稷故君臣皆以社稷爲重如崔子弑齊君晏子曰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與孟子社稷爲重君爲輕之義若合符節孟子言諸侯違社稷則君屬諸侯說春秋義國君死社稷國君亦屬諸侯或疑孟子之言爲過又疑晏子不死爲無勇皆未曉古義也又如晉范文子魯叔孫昭子皆使祝宗祈死而卒杜預以爲因禱自裁夫二子不惜一死自明文子何不以死禦君昭子何不以死討季氏而復君而二子不爲者彼自祖宗以來世有祿位外雖憂國內亦顧家故寧亡其身而不肯亡其家文子之祈死也恐與三郤同夷族也昭子之祈死也以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觀於宋公孫壽辭司城使其子意諸爲之謂去官則族無所庇雖亡子猶不亡族可知春秋世卿以族爲重非如後世大臣起自田間其位既非受之祖宗其死亦無關

於家族忠義奮發可無内顧此則古今異事而古人之隱衷不盡
白於後世者也所謂借儆其君自有深意者如衞侯出奔齊師曠
侍於晉侯晉侯曰衞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又
曰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縱其淫而棄天地之
性必不然矣危言激論令人悚然借儆其君不嫌過當孟子有土
芥寇讐之言有殘賊一夫之戒皆對齊王言之或疑孟子之言未
純蓋不知爲託諷師曠之意猶孟子之意也所謂阿附權臣實爲
邪說者如魯昭公薨于乾侯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
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魯君世從其失
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
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三后之姓於今爲
庶主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天之道也夫簡子晉之權臣

正猶晉之季氏爲史墨者當斥季氏之無君戒簡子之效尤乃盛稱季氏而反告魯君且以君臣無常位爲言則眞助亂之邪說矣君尊臣卑比於上天下澤何得以雷乘乾與陵谷之變爲君臣無常位之比哉師曠與史墨兩說相似而實不同一對君言則不失爲納約自牖一對臣言則適足以推波助瀾國史並記之左氏兼存之讀者當分别觀之而是非自見不當不分黑白而概執爲春秋之義也

論左氏所謂禮多當時通行之禮非古禮杜預短喪之說實則左氏有以啟之

朱大韶左氏短喪說曰晉書杜預傳議曰周景王有后世子之喪既葬除喪而宴叔向不譏其除喪而譏其宴樂則是既葬應除而違諒闇之節按杜預短喪之說固爲名教罪人實則左氏有以啟

之諸傳所載文元年晉襄公既祥朝王於溫襄十五年十二月晉悼公卒十六年春平公即位改服修官烝於曲沃會於溴梁晉侯與諸侯宴使諸大夫舞歌詩必類傳載其事而無貶刺之文昭十二年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請免喪而後聽命晉人許之禮也六月葬鄭簡公未葬而請免喪則既葬即除喪矣以此爲禮此杜預所藉口以誣世者也襄九年五月穆姜薨冬十二月同盟於戲晉侯以公宴問公年曰可以冠矣季武子對曰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今寡君在行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公還及衞冠於成公之廟假鐘磬焉禮也按雜記曰以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既冠於次哭踊者三乃出此謂孤子當冠之年因喪而冠故曾子問曰除喪不改冠乎明不備禮穆姜襄公適祖母承重三年公年十二未及冠又因喪冠而用吉

冠此何禮也文元年穆伯如齊始聘焉禮也凡君卽位卿出並聘踐修舊好要結外援好事鄰國以衞社稷忠信卑讓之道也襄元年邾子來朝冬衞侯使公孫剽來聘左氏並曰禮也凡君卽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也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昭十一年五月齊歸薨大蒐於比蒲非禮也孟僖子會邾莊公盟於祲祥禮也按聘禮於聘君曰宰入告具於君朝服出門左南鄉於所聘之君曰公皮弁迎賓於大門內始卽位必相聘則兩國之孤並須釋服卽吉禮經又曰聘遭喪入境則遂不郊勞不筵几不禮賓遭大夫世子之喪君不受使大夫受於廟其他如遭君喪此已入竟而遭所聘君之喪非因卽位而聘又曰聘句君若薨於後入竟則遂赴者未至則哭於巷衰於館赴者至則衰而出云入竟則遂若未入竟則反奔喪矣豈有君喪未期而使大

夫朝服出聘乎喪三年不祭不以純凶接純吉也烝嘗之禮尙不行而要結外援舍其本而末是圖此何禮也昭十年晉平公旣葬諸侯之大夫送葬者欲因見新君叔向辭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對引彼證此自相乖剌而鄭箴膏肓曰周禮邦交世相朝左氏合古禮按父子相繼曰世非謂三年之中必相朝依禮三年喪畢當先朝天子不得誣周官喪服斬衰章一曰君天王崩未葬而諸侯自相朝此何禮也君母之喪服斬盟禮非皮弁卽朝服以大蒐爲非禮而以盟爲禮此何禮也文二年襄仲如齊納幣禮也凡君卽位好舅甥修婚姻取元妃以奉粢盛孝也孝禮之始也按公羊曰三年之內不圖昏董子曰納幣之月在喪分故謂之喪取而箴膏肓曰僖公母成風主昏得

權宜之禮按禮爲長子三年無論成風不當主昏即主昏亦須禮後凡事可以權三年之重無所謂權鄭此說所謂又從而爲之辭左氏習於衰世之故以非禮爲禮不知春秋所書皆直書其事不待貶絕而其惡自見者也錫瑞案鄭君云左氏善於禮實則左氏之所謂禮多春秋衰世之禮不盡與古禮合故左氏亦自有矛盾之處如以大蒐爲非禮載叔向辭諸大夫欲見新君非不知吉凶不可並行而於他處又以爲禮此矛盾之甚者朱子曰左氏說禮皆是周末衰亂不經之禮無足取者陳傅良謂禮也者蓋魯史舊文未必皆合於春秋其說是也鄭駁異義謂諸侯歲聘閒朝之屬說無所出或以爲文襄之制則鄭君亦知左氏之禮不可盡據而箴膏肓又强爲飾說至以喪娶爲合權宜不亦謬乎朱大部駁左氏可謂辭嚴義正三年之喪在春秋時已不通行故滕人有魯先

君亦莫之行等語左氏序事之書據事直書不加襃貶自是史家通例其所云禮爲當時通行之禮亦不必爲左氏深咎惟文元年穆伯如齊始聘文二年襄仲如齊納幣襄元年邾子來朝之類乃左氏自發之凡杜預且以凡例皆出周公是周公已制短喪之禮且制喪娶之禮矣此則萬無可解卽袒左氏者如沈欽韓等亦無以申其說必如劉逢祿以凡例爲劉歆增竄乃可以爲左氏解也

文公喪娶在二年外惟納采問名猶在三年之中故左氏不以爲非公羊授經子夏子夏作喪服傳講喪禮最嚴故公羊云三年之內不圖昏此公羊有師授左氏無師授之一證杜孔乃曲爲左氏解以爲文公納采在爲太子之時此所謂又從爲之辭亦非左氏意也

論春秋是經左氏是史必欲强合爲一反致信傳疑經

左氏敘事之工文采之富卽以史論亦當在司馬遷班固之上不必依傍聖經可以獨有千古史記漢書後世不廢豈得廢左氏乎

且其書比史漢近古三代故實名臣言行多賴以存如納鼎有諫觀社有諫申繻名子之對御孫别男女之贄管仲辭上卿之饗魏絳之述夏訓虞箴郯子之言紀官子革之誦祈招且有齊虞人之守官晉宗人之守禮劉子所云天地之中子產所云天地之經胥臣敬德之聚晏子禮之善物王應麟漢制考序嘗歷舉之顧棟高陳澧皆引之以爲左氏之善矣然左氏記載誠善而於春秋之微言大義實少發明則陸淳春秋纂例嘗言之矣或問無經之傳有仁義誠節知謀功業政理禮樂讜言善訓多矣頓皆除之不亦惜乎答曰此經春秋也此傳春秋傳也非傳春秋之旨理自不得錄耳非謂其不善也且歷代史籍善言多矣豈可盡入春秋乎其嘗示於後代者自可載於史書爾今左氏之傳見存必欲耽玩文彩記事迹者覽之可也若欲通春秋者卽請觀此傳焉錫瑞案陸氏

自言其所作集傳不取左氏無經之傳之義治春秋者皆當知此義分別春秋是經左氏是傳離之雙美合之兩傷經本不待傳而明故漢代春秋立學者止有公羊並無左氏而春秋經未嘗不明其後左氏盛行又專用杜預集解學者遂執左氏之說爲春秋之義且摭杜氏之說爲左氏之義而春秋可廢矣分別春秋左氏最明者惟唐大中時工部尚書陳商立春秋左傳學議以孔子修經襃貶善惡類例分明法家流也左邱明爲魯史載述時政惜忠賢之泯滅恐善惡之失墜以日繫月修其職官本非扶助聖言緣飾經旨蓋太史氏之流也舉其春秋則明白而有識合之左氏則叢雜而無徵杜元凱曾不思夫子所以爲經當以詩書周易等列邱明所以爲史當與司馬遷班固等列取二義乖刺不侔之語參而貫之故微旨有所不周宛章有所未一此議載令狐澄大中遺事

孫光憲北夢瑣言陳商在唐代不以經學名乃能分別夫子修經與詩書周易等列邱明作史與史記漢書等列以杜預參貫經傳爲非是可謂卓識其謂左傳非扶助聖言卽漢博士云邱明不傳春秋之說也非緣飾經旨卽晉王接云左氏自是一家言不主爲經發之說也經史體例判然不同經所以垂世立教有一字襃貶之文史止是據事直書無特立襃貶之義杜預孔穎達不知此意必欲混合爲一又無解於經傳參差之故故不能據經以正傳反信傳而疑經矣

論公羊左氏相攻最甚何鄭二家分左右袒皆未盡得二傳之旨公羊疏云左氏先著竹帛故漢時謂之古學公羊漢世乃興故謂之今學是以許愼作五經異義云古者春秋左氏說今者春秋公羊說是也又引戴宏序云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與其子平平傳

與其子地地傳與其子敢敢傳與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共弟子齊人胡毋子都著於竹帛錫瑞案戴宏漢人其言當可信據左氏書先出而不傳口授之義公羊書後出而實得口授之傳此漢所以立公羊而不立左氏也漢今古文家相攻擊始於左氏公羊而今古文家相攻若仇亦惟左氏公羊爲甚四家易之於費氏易三家尚書之於古文尚書三家詩之於毛詩雖不並行未聞其相攻擊漢博士惟以尚書爲備亦未嘗攻古文惟劉歆請立左氏則博士以左邱明不傳春秋抵之韓歆請立左氏則范升以左氏不祖孔子抵之鄭眾作長義十九條十七事論公羊之短左氏之長賈逵作長義四十條云公羊理短左氏理長李育讀左氏傳雖樂文采然謂不得聖人深意作難左氏四十一事何休與其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難二傳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鄭康成鍼膏肓發墨守起

廢疾䲧禧謂左氏爲相斫書不足學鍾繇謂左氏爲大官公羊爲賣餅家各經皆有今古文之分未有相攻若此之甚者葢他經雖義說不同尚未大相反對惟左氏與公羊不止義例不合即事實亦多不符左氏以文宣爲父子昭定爲兄弟公羊以文宣爲兄弟昭定爲父子魯十二公倫序已大不同左氏經作君氏卒以爲魯之聲子公羊經作尹氏卒以爲周之世卿所傳之經一字不同而一以爲婦人一以爲男子乖異至此豈可並立平心而論以左氏爲相斫書則詆之大過亦由治左氏者專取莫敖采樵欒枝曳柴之類有以致之以左氏爲大官公羊爲賣餅家專以繁簡詳略言之不關大義鄭衆賈逵長義不傳賈所舉左氏深於君父不可據己見前李育羊弼書亦不傳何休墨守僅存一二廢疾得失互見膏肓以左氏所載之文爲左氏之罪未知國史據事直書之例且

駮論多瑣細惟兵諫喪娶數條於大義有關鄭發墨守亦僅存一二起廢疾亦得失互見鍼膏肓多強說以文公喪娶爲權制豈有喪娶可以從權者乎後漢書於鄭康成鍼膏肓下云自是左氏大興蓋鄭君雖先習公羊而意重古學常軒左氏而輕公羊重其學者意有偏重遂至左氏孤行自漢以後治公羊者如晉之王接王愆期已不多見北史儒林傳云何休公羊傳大行於河北而其傳載習公羊者止有梁祚一人且傳又云公羊穀梁多不措意則以爲河北行公羊似非實錄唐志公羊疏無撰人名氏崇文總目或云徐彥郡齋讀書志引李獻民說同董逌廣川藏書志亦稱世傳徐彥不知時代意其在貞元長慶之後王應麟小學紺珠謂公羊疏徐彥撰宋志直云徐彥公羊疏三十卷嚴可均曰不知何據郎徐彥亦不知何代人東晉有徐彥與徐衆同時見通典九十五又

九十九有武昌太守徐彦與征西桓溫牋而疏中引及劉宋庾蔚之則非東晉人今世皆云唐徐彦尤無所據蓋涉徐彦伯而譌耳疏先設問荅與蔡邕月令章句相似唐疏無此體例所引書百二十許種最晚者郭璞庾蔚之餘皆先秦漢魏開卷疏司空掾云若今三府掾是也齊梁陳隋唐無此官制惟北齊有之則此疏北齊人撰也洪頤煊姚範之說略同王鳴盛以為即北史徐遵明攷其年代似亦相近惟據北史所載遵明傳鄭易尙書三禮服氏春秋未聞傳何氏公羊其弟子亦無治公羊學者則謂彦卽遵明尙在疑似之閒若以葬桓王一條同於楊士勛穀梁疏謂徐襲楊疏當在楊後又安知楊士勛非襲徐疏乎

論春秋必有例劉逢祿許桂林釋例大有功於公羊穀梁杜預釋例亦有功於左氏特不當以凡例為周公所作

禮記經解引孔子曰屬辭比事春秋敎也又曰春秋之失亂經解引此爲夫子自道是猶孟子兩引孔子之語皆聖人自發其作春秋之旨最可憑信古無例字屬辭比事即比例漢書刑法志師古曰比以例相比況也後漢書陳寵傳注比例也夫子以春秋口授弟子必有比例之說故自言屬辭比事爲春秋敎春秋文簡義繁若無比例以通貫之必至人各異說而大亂不能理故曰春秋之失亂亂由於無比例是後世說經之獘夫子已豫防之矣何休公羊解詁序曰往者略依胡毋生條例多得其正是胡毋生以公羊傳著於竹帛已爲之作條例董仲舒曰春秋無達例則董子時公羊春秋已有例可知胡毋生條例散見解詁未有專書何休文謚例僅見於疏所引公羊傳條例見於七錄今佚劉逢祿作公羊何氏釋例以發明之其釋時月日例引子思贊春秋上律天時以爲

春秋不待褒譏貶絕以月日相示而學之者湛思省悟推闡甚精穀梁時月日例更密於公羊許桂林作穀梁釋例以發明之其有功於穀梁與劉逢祿有功於公羊相等范甯解穀梁亦有例　四庫提要曰自序有商略名例之句疏稱甯別有略例百餘條此本不載然注中時有傳例曰字或士勛割裂其文散入注疏中歟陳澧曰楊疏有稱范氏略例者有稱范例者有稱范氏別例者皆即略例也范氏注中已有例又別爲略例故可稱別例楊疏所引二十餘條王仁圃漢魏遺書鈔已鈔出據此則公羊穀梁二家說春秋者皆有例矣左氏之例始於鄭興賈徽其子鄭衆賈逵各傳家學亦有條例潁容已有釋例在杜預之前左氏傳本無日月例孔疏曰春秋諸事皆不以日月爲例其以日月爲義例者唯卿卒日食二事而已陳澧曰此說可疑豈有一書內唯二條有例者乎且

日食不書日爲官失之其說通大夫卒公不與小斂不書日則不可通孔巽軒云九月甲申公孫敖卒於齊公豈得與小斂乎此無可置辨矣蓋左傳無日月例後人附益者以公穀有之故亦倣效而爲此二條耳錫瑞案二條爲後人附益固無可疑即五十凡亦未知出自何人然鄭賈潁已言例在前則非杜預所創特不當以舊例爲周公所定耳

論日月時正變例

胡安國曰春秋之文有事同而辭同者後人因謂之例有事同而辭異則其例變矣是故正例非聖人莫能立變例非聖人莫能裁正例天地之常經變例古今之通誼惟窮理精義於例中見法例外通類者斯得之矣案春秋正變例以日月時爲最著明正例日則變例時正例時則變例日而月在時日之間公羊穀梁說已詳

晰而後人猶疑之者以解者繁雜未有簡明之說以括之也今振春秋之例討賊侵伐常事與不以日月計者皆例時以月爲變者不以月計也春秋以月計時事以月分尊卑除二者之外遂不以日月爲例春秋記事大事記之詳如君夫人葬薨大夫卒天王崩外諸侯卒大異宗朝災祭事盟戰所關者大重錄之則詳故記其日小事則從略如來往如致朝聘會遇外盟外戰一切小事皆例時大事日小事時一定之例也亦記事之體應如是也至於輕事而重之則變時而日月焉重事而輕之則變日而月時焉事以大小爲準例以時日爲正一望而知者也而月在時日之中爲消息焉凡月皆變例大事例日如盟例日而桓盟皆不日而月變也柯之盟時者變之至也此日爲正月爲變時爲尤變之例也小事例時如外諸侯葬例時月爲變日爲變之甚此時爲正月爲變日爲

尤變之例也又如朝時也變之則月尤變則日用朔時也謹之則日因其事之小知其日月之爲變外諸侯卒例日變之則月尤變則時因其事之大知其月時之爲變凡變則有二等以差功過淺深故月皆變例從時而日從日而時皆變之尤甚者有條不紊綱目明白先儒因有記時分早暮二例遂徧推之則正例有三等無以進退而於二主之間又添一主則正變不明端委朦混治絲而棼故使人疑之也淺人以爲經承舊史或時或月或日皆無義例則斷爛朝報可爲確論矣

論三傳以後說春秋者亦多言例以爲本無例者非是

洪興祖曰春秋本無例學者因行事之迹以爲例猶天本無度治厤者因周天之數以爲度錫瑞案洪氏此說比例正合聖人作春秋當時嘗自定例與否誠未可知而學者觀聖人之書譬如觀天

仁者見仁知者見知各成義例皆有可通治厤者因周天之數以爲度不得以爲非天之度學者因行事之迹以爲例豈得以爲非春秋之例乎朱彝尊經義考論崔子方本例云以例說春秋自漢儒始曰牒例鄭衆劉實也曰諡例何休也曰釋例潁容杜預也曰條例荀爽劉陶崔靈恩也曰經例方範也曰傳例范甯也曰詭例吳略也曰略例劉獻之也曰通例韓滉陸希聲胡安國畢良史也曰統例啖助丁副朱臨也曰纂例陸淳李應龍戚崇增也曰總例韋表微成元孫明復周希孟葉夢得吳澂也曰凡例李瑾曾元生也曰說例劉敞也曰忘例馮正符也曰演例劉熙也曰義例趙瞻陳知柔也曰刊例張思伯也曰明例王晳王日休敬鉉也曰新例陳德甯也曰門例王鉞王炫也曰地例余嘉也曰會例胡箕也曰斷例范氏也曰異同例李氏也曰顯微例程迥也曰類例石公孺

周敬孫也曰序例家鉉翁也曰括例林堯叟也曰義例吳迂也而梁簡文帝齊晉安王子懋皆有例苑孫立節有例論張大亨有例宗劉淵有例義刁氏有例序繩之以例而義益紛綸矣彥直崔子方字謂聖人之書總年以爲體舉時以爲名著日月以爲例春秋固有例也而日月之例葢其本乃列一十六門而皆以日月時例之亦一家之言云爾案諸家書多不傳未能考其得失惟陸淳纂例兼采三傳崔子方本例多本公穀能成一家之言其後趙汸春秋屬辭爲最著孔廣森公羊通義本之謂知春秋者惟趙汸一人或謂趙汸崔子方無三科九旨以統貫之故其例此通而彼窒左支而右絀是二家之書亦未盡善葢日月例公穀已極詳密崔子方等更求詳於公穀之外又不盡用公穀之義未免過於穿鑿然例雖未盡善猶愈於全不言例者全無例則必失亂矣後人矯言例者

支離破碎之過謂春秋本無例例出後儒傅會鄭樵謂例非春秋之法為此

說者非獨不明春秋之義並不知著書作文之體例矣凡修史皆有例史記漢書自序即其義例所在後世修史先定凡例詳略增損分別合并或著錄或不著錄必有一定之法修州郡志亦然即自著一部書或注古人之書其引用書傳編次子目亦必有凡例或自列於簡端即為人撰碑志墓銘其述祖考子孫官爵事實亦有例故有墓銘舉例金石三例等書惟日錄筆記隨手紀載乃無義例再下則胥吏之檔案市井之簿錄耳聖人作經以教萬世乃謂其全無例義同於檔案簿錄比後儒之著書作文者猶不逮焉誠不知何說也

論啖助說左氏具有特識說公穀得失參半公穀大義散配經文以傳攷之確有可徵

春秋雜采三傳自啖助始三傳得失議曰古之解說悉是口傳自漢以來乃爲章句如本草皆後漢時郡國而題以神農山海經廣說殷時而云夏禹所記自餘書籍比比甚多是知三傳之義本皆口傳後之學者乃著竹帛而以祖師之目題之予觀左氏傳自周晉齊宋楚鄭等國之事最詳晉則每一出師具列將佐宋則每因興廢備舉六卿故知史策之文每國各異左氏得此數國之史以授門人義則口傳未形竹帛後代學者乃演而通之總而合之編次年月以爲傳記又廣采當時文籍故兼與子產晏子及諸國卿佐家傳并卜書夢書及雜占書縱橫家小說諷諫等雜在其中故敘事雖多釋意殊少是非交錯混然難證其大略皆是左氏舊意故比餘傳其功最高博采諸家敘事尤備能令百代之下頗見本末因以求意經文可知又況論大義得其本源解三數條大義不

以原情爲說欲令後人推此以及餘事而作傳之人不達此意妄有附益故多迂誕又左氏本末釋者抑爲之說遂令邪正紛糅學者迷宗也公羊穀梁初亦口授後人據其大義散配經文（原注傳中猶稱穀梁子曰是其證也）故多乖謬失其綱統然其大指亦是子夏所傳故二傳傳經密於左氏穀梁意深公羊辭辨隨文解釋往往鉤深但以守文堅滯泥難不通比附日月曲生條例義有不合亦復強通踳駁不倫或至矛盾不近聖人夷曠之體也夫春秋之文一字以爲褒貶誠則然矣其文亦有文異而義不異者（原注詳內以略外因舊史之文之類是也）二傳穿鑿悉以褒貶言之是故繁碎甚於左氏公羊穀梁又不知有不告則不書之義凡不書者皆以義說之且列國至多若盟會征伐喪紀不告亦書則一年之中可盈數卷況他國之事不憑告命從何得書但書所告之事定其善惡以文褒貶耳左氏言褒貶者

又不過十數條其餘事同文異者亦無他解舊解皆言從告及舊史之文若如此論乃是夫子寫魯史何名修春秋乎予故謂二者之說俱不得中錫瑞案啖氏春秋之學非專家故所說有得有失其說左氏具有特見說公穀則得失參半謂三傳皆後學著竹帛而以祖師之目題之與公羊徐疏同徐疏惟言公羊穀梁啖氏並言左氏亦以爲門人乃著竹帛且有附益故啖氏兼取三傳而不盡信三傳也啖氏不云左氏非邱明但云傳非邱明自作比趙匡之論爲更平允謂公穀得子夏口授後人據其大義散配經文所見尤精既云二傳傳經密於左氏不得疑其繁碎春秋之旨數千聖人詳示後人無所謂不夷曠若其矛盾穿鑿正由散配經文時致誤與左氏之徒附益迂誕正相等耳公穀釋經雖密亦或有經無傳經所書者間無其說不書者以義說之實所罕見啖氏知不

告則不書不知春秋卽告者亦多不書聖人筆削大率筆者一而削者十若從舊史赴告全錄則一年之中亦可盈卷矣以夫子寫魯史何名修春秋駁左氏家經承舊史尤爲明快知啖氏云公穀大義散配經文之說是者如君子大居正一條公羊以之說宋宣穀梁以之說魯隱是二家據春秋大居正之大義散配經文而參差不同之明證也公羊傳春秋有譏父老子代從政者未知其爲齊與曹與是公羊家據春秋譏世子之大義散配經文而未知其屬齊世子屬曹世子游移莫決之明證也明乎此則於傳義之可疑者不必强通啖氏見及此可謂卓識矣

論啖趙陸不守家法未嘗無扶微學之功宋儒治春秋者皆此一派

三傳專門之學本不相通而何休解詁序云援引他經失其句讀

疏云三傳之理不同多矣羣經之義隨經自合而顏氏之徒既解公羊乃取他經爲義猶賊黨入門主人錯亂故曰失其句讀據此則漢之治公羊者未嘗不兼采三傳也杜預集解序云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廣引公羊穀梁適足自亂孔疏云公羊穀梁口相傳授因事起問意與左氏不同故引之以解左氏適足以自錯亂也疏序又云鄭衆賈逵服虔許惠卿之等各爲詁訓然雜取公羊穀梁以釋左氏據此則漢之治左氏者未嘗不兼采三傳也范武子穀梁集解序兼及左氏公羊尤爲顯著惟諸人兼采三傳仍是專主一家間取二家之說裨補其義晉劉兆作春秋調人三萬言又爲左氏傳解名曰全綜作公羊穀梁解詁皆納經傳中朱書以別之似已合三傳爲一書而其書不傳今世所傳合三傳爲一書者自唐陸淳春秋纂例始淳本啖助趙匡之說雜采三傳以意去

取合爲一書變專門爲通學是春秋經學一大變宋儒治春秋者皆此一派如孫復孫覺劉敞崔子方葉夢得呂本中胡安國高閌呂祖謙張洽程公說呂大圭家鉉翁皆其著者以劉敞爲最優胡安國爲最顯劉敞春秋傳本啖趙陸之法刪改三傳合爲一傳陳澧糾其刪改不當如鄭伯克段于鄢錄左傳而改之云太叔出奔公追而殺諸鄢既信公穀殺段之說乃錄左傳而刪改之此孔沖遠所謂方鑿圓枘者胡安國春秋傳雜采三傳參以己意朱子已駁其王不稱天以宰咺爲冢宰桓公不書秋冬旣滕稱子之類其說有本於公穀者有胡氏自爲說出公穀之外者蓋宋人說春秋本啖趙陸一派而不如啖趙陸之平允邵子曰春秋三傳之外陸淳啖助可以兼治程子稱其絕出諸家有攘異端開正途之功朱子曰趙啖陸淳皆說得好吳澄曰唐啖助趙匡陸淳三子始能信

經駁傳以聖人書法纂而爲例得其義者十七八自漢以來未聞或之先也案吳氏極推二子得聖人之義勝於漢儒之不合不公蓋自唐宋以後春秋無復專門之學故不知專門之善而反以爲非後儒多歸咎於昌黎三傳束閣之言見昌黎贈玉川子盧仝詩詆啖趙陸不守家法而據啖子曰今公羊穀梁二傳殆絕習左氏者皆遺經存傳則其時春秋之學不講可知唐開元八年國子司業李元瓘上言公羊穀梁殆絕十六年楊瑒爲國子祭酒奏言今明經習左氏者十無二三公羊穀梁殆將絕廢啖氏正當其時於經學廢墜之餘爲舉世不爲之事使公穀二傳復明於世雖不守家法不得謂其無扶微學之功也

論公穀傳義左氏傳事其事亦有不可據者不得以親見國史而盡信之

自啖助斟酌三傳各取其長云左氏敘事尤備能令百代之下頗
見本末因以求意經文可知二傳傳經密於左氏穀梁意深公羊
辭辨宋人推衍其說胡安國曰事莫備於左氏例莫明於公羊義
莫精於穀梁葉夢得曰左氏傳事不傳義是以詳於史而事未必
實公羊穀梁傳義不傳事是以詳於經而義未必當朱子曰左氏
是史學公穀是經學史學者記得事卻詳於道理上便差經學者
於義理上有功然記事多誤又曰左氏曾見國史考事頗精只是
不知大義專去小處理會往往不曾講學公穀考事甚疏然義理
卻精二人乃是經生傳得許多說話往往不曾見國史呂大圭曰
左氏熟於事公穀深於理蓋左氏曾見國史而公穀乃經生也吳
澄曰載事則左氏詳於公穀釋經則公穀精於左氏趙汸案諸說
皆有所見朱子之說尤晰惟兼采三傳亦必有啖趙諸人之學識

方能別擇初學不守家法必至茫無把握而陷於春秋之失亂公穀精於義左氏詳於事誠如諸儒之說春秋重義不重事治春秋者當先求公穀之義而以左氏之事證之乃可互相發明不至妄生疑難（即啖助云因以求意經文可知之說）若但攷左氏之事不明春秋之義將並傳之不可信者而亦信之必至如杜預孔穎達諸人從傳駮經非聖無法正猶齊人知有孟嘗君而不知有王秦人知有穰侯而不知有王矣引左氏之事以證春秋之義可也據左氏之義以爲春秋之義不可也左氏不傳春秋本無義例劉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始有章句義理杜預排斥二傳始專發左氏義劉歆杜預之義明而孔子春秋之義隱左氏凡例書法君子曰前人已多疑之陸淳已駮弑君滅國薨赴以名之例矣朱子曰左傳君子曰最無意思因舉芟夷蘊崇之一段是關上文甚事左傳是一箇審利害

之幾善避就底人所以其書有貶死節等事（指孔父荀息諸人左氏亦無貶諸人別文惟論荀息有君子曰）其間議論有極不是處如周鄭交質之類是何議論（此是實事史官據事直書卻不礙）其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只知有利害不知有義理此段不如公羊說君子大居正卻是儒者議論案朱子說是也且殤公立而被弒所謂其子饗之安在非但不明義理並不合事實左氏於敘事中攙入書法或首尾橫決文理難通如鄭伯克段于鄢傳文太叔出奔共下接書曰鄭伯克段于鄢至不言出奔難之也云云乃曰遂置姜氏於城潁遂字上無所承文理鶻突若刪去書曰十句但云太叔出奔共遂置姜氏於城潁則一氣相承矣其他書曰君子曰亦多類此爲後人攙入無疑也諸儒多云左氏親見國史事必不誤亦未盡然姑舉一二證之如昭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杜解曰暨與也燕與齊平

前年冬齊伐燕間無異事故不重言燕從可知孔疏曰此直言曁齊平不知誰與齊平穀梁傳云以外及內曰曁謂此爲魯與齊平賈逵何休亦以爲魯與齊平許惠卿以爲燕與齊平服虔云襄二十四年仲孫羯侵齊二十五年崔杼伐我自爾以來齊魯不相侵伐且齊是大國無爲求與魯平此六年冬齊侯伐北燕將納簡公齊侯貪賄而與之平故傳言齊求之也齊次于虢燕人行成其文相比許君近之案經例卽燕與齊平當書燕曁與諸侯平皆言曁下三月公如楚叔孫婼如齊涖盟公不在國故齊無來者據經言之賈君爲得杜則從許說也案疏舉經例甚明當從公穀而左氏本年傳明云齊燕平之月則左實以爲燕與齊平賈解左氏仍從公穀孔疏云賈逵雜采公穀此其一證許服杜則以左解左然左實與書法不合親見聖人親見國史者何以有此誤乎左氏傳衛宣公烝於夷姜

生急子爲之妻于齊而美公奪之生壽及朔夫宣公烝庶母必在卽位之後生子能妻必十六七年公奪之生壽及朔朔能譖兄壽能代死必又十六七年而衞人立晉在隱四年宣公卒在桓十三年其止二十年如何能及若謂烝夷姜在卽位前桓公不應容其弟濁亂宮闈石碏未必立此穢德彰聞之公子史記云愛夫人夷姜不云烝淫則左氏未可信洪邁謂十九年之間如何消破此最爲難曉也晉獻公烝齊姜近人亦有疑之者蘧伯玉延陵季子皆年近百而服官帥師事亦可疑是左氏之事亦不盡可信也朱子曰左氏所傳春秋事恐八九分是亦不盡信左氏

公羊傳惟季姬使鄫子請已單伯淫子叔姬叔術妻嫂事有可疑董子繁露於此數事皆無說或以不關大義或亦疑而不信學者於此等處闕疑可也解詁是章句不得不解傳繁露說大義故於此數條皆無說學者亦不必强說

論劉知幾詆毀春秋並及孔子由誤信杜預孔穎達不知從公穀

以求聖經

說春秋者唐劉知幾爲最謬其作史通有惑經申左二篇詆毀春秋並詆孔子曰善惡必書斯爲實錄觀夫子修春秋也多爲賢者諱狄實滅衞因桓恥而不書河陽召王成文美而稱狩斯則情兼向背志懷彼我哀八年及十三年公再與吳盟而皆不書桓二年公及戎盟則書之戎實豺狼非我族類夫非所諱而仍諱謂當恥而不恥求之折衷未見其宜如魯之隱桓戕弒昭哀放逐姜氏淫奔子般夭酷斯則邦之孔醜諱之可也如公送晉葬公與吳盟爲齊所止爲邾所敗盟而不至會而後期並諱而不書豈非煩碎之甚錫瑞案劉氏但曉史法不通經義專據左氏不讀公穀故不知春秋爲尊親諱其書不書皆有義例非可以史法善惡必書繩之左氏傳云孫甯出君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夫

子以爲臣出君不可訓故更之曰衛侯衎出奔齊以君自出爲文天王狩于河陽其義亦然左氏引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是隱諱之義左氏亦知之而續經云齊陳恆執其君寘于舒州則與春秋不書孫甯出君之義相背是左氏於春秋隱諱之旨半明半昧劉氏則全不知夫吳爲伯主故恥不書公及戎盟本無庸諱且及戎盟隱桓二年凡兩見劉舉桓而失隱知其讀春秋不熟矣劉氏又曰齊鄭及楚國有弒君各以疾赴遂皆書卒反不討賊藥不親嘗遂皆被以惡名播諸來葉案劉氏此說亦由不解隱諱之義鄭伯髡原如會卒於操公羊傳明以爲隱以爲弒以爲爲中國諱楚子卷齊侯陽生卒公羊無說左氏亦但於鄭伯之卒云以瘧疾赴於諸侯楚郟敖齊悼公左氏以爲弒而不云以疾赴劉云各以疾赴不知何據反不討賊本晉史之舊文藥不親嘗由君子之聽

止是二君之弒初非夫子所加夫子特因舊文書之以著忠臣孝子之義若齊鄭楚三君其國無董狐之直筆國史本不書弒夫子豈得信傳聞之說遽加人以弒逆之罪乎至鄭伯隱諱又是一義劉氏不明其義而并爲一談斯惑矣魯桓弒隱但書公薨劉氏以爲董狐南史各懷直筆孟子言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無乃烏有之談不知南董非崔趙之臣故可直書孔子是魯臣於其先君篡弒不可直書劉氏在唐曾爲史官試問其於唐代之事能直書無隱否乃以此惑聖經並疑孟子之言爲烏有固由讀書粗疏持論獷悍亦由誤信杜預孔穎達不知從公穀以求聖經也

論劉知幾據竹書以詆聖經其惑始於杜預唐之陸淳劉既已駁正其失

且劉氏受惑之處非直此也曰案汲冢竹書晉春秋及紀年之載

事也如重耳出奔惠公見獲書其本國皆無所隱唯魯春秋之紀其國也則不然何者國家事無大小苟涉嫌疑動稱恥諱又案晉自魯閔公以前未通於上國至僖二年滅下陽已降漸見於春秋蓋始命行人自達於魯也而瑣語春秋載魯國閔公時事言之甚詳斯則聞見必書無假相赴者也蓋當時國史他皆倣此至於夫子所修也則不然凡書異國皆取來告苟有所告雖小必書如無其告雖大必闕尋茲例之作也蓋因周禮舊法魯策成文夫子旣撰不刊之書爲後王之則豈可仍其過失而不中規矩乎又案古者國有史官具列時事觀汲墳出記皆與魯史符同至於周之東遷其說稍備隱桓已上難得而詳此之煩省皆與春秋不別又獲君曰止誅臣曰刺殺其大夫曰殺執我行人鄭棄其師隕石於宋五諸如此句多是古史全文則知夫子之所修者但因其成事就

加雕飾仍舊而已有何力哉錫瑞案劉氏據左傳而疑經謂經全因舊史已是大惑又據竹書而疑經謂經何以不改舊史更滋其惑而其惑實始於杜預杜預春秋集解後序論汲冢書云其著書文意大似春秋經推此足見古者策書之常也文稱魯隱公及邾莊公盟於姑蔑即春秋所書邾儀父未王命故不書爵曰儀父貴之也又稱晉獻公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即春秋所書虞師晉師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又稱周襄王會諸侯於河陽即春秋所書天王狩於河陽以臣召君不可以訓也諸若此輩甚多略舉數條以明國史皆承告據實而書時事仲尼修春秋以義而制異文也胡渭曰竹書紀年文意簡質雖頗似春秋經然此書乃戰國魏哀王時人所作往往稱謚以記當時之事如魯隱公及邾莊公盟於姑蔑晉獻公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周襄王會諸侯於河陽明係春秋

後人約左傳之文倣經例而爲之與身爲國史承告據實書者不同杜氏後序則謂推此足見古者國史策書之常不亦過乎案胡氏此說足解杜氏之惑卽足解劉氏之惑春秋傳於子夏子夏退老西河爲魏文侯師魏人必有從之受春秋者紀年作於魏哀王時距孔子作春秋已百年其書法明是倣春秋杜氏乃疑古史書法本然孔子春秋是依倣此等書爲之而益堅其經承舊史史承赴告之說不思著書年代先後具有明徵但有後人襲前人未有前人襲後人者孔子作春秋在百年前魏人作紀年在百年後猶之史記在漢書前三國志在後漢書前若有謂史公襲班書陳壽襲范書人未有不啞然笑者杜氏之惑何異於是陸淳春秋纂例嘗言之矣或曰若左氏非授經於仲尼則其書多與汲冢紀年符同何也荅曰彭城劉惠卿名貺著書云紀年序諸侯列會皆舉其諡

知是後人追修非當世正史也至於齊人殲於遂鄭棄其師皆夫子褒貶之意而竹書之文亦然其書鄭殺其君某因釋曰是子亹楚囊瓦奔鄭因曰是子常率多此類別有春秋一卷全錄左氏傳卜筮事無一字之異故知此書按春秋經傳而為之也劉之此論當矣且經書紀子伯莒子盟於密左氏經改為紀子帛傳釋云魯故也以為是紀大夫裂繻之字緣為魯結好故褒而書字同之內大夫序在莒子上此則魯國褒貶之意而竹書自是晉史亦依此文而書何哉此是明驗其中有鄭莊公殺公子聖（春秋作段）魯桓公紀侯莒子盟於區蛇如此等數事又與公羊同其稱今王者魏惠成王也此則魏惠成王時史官約諸家書追修此紀理甚明矣觀其所記多詭異鄙淺殊無條例不足憑據而定邪正也案劉既陸渲皆唐人曾見紀年全書其說可憑陸年輩後於劉知幾其說正可

駮劉以齊人殲於遂鄭棄其師爲夫子襃貶之特筆遠勝劉說以爲出項語晉春秋矣陸通經學劉不通經故優劣判然也

論春秋家左傳家當分爲二如劉知幾說

劉知幾說春秋雖謬猶知春秋左傳之分其論史體六家一曰尙書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傳家四曰國語家五曰史記家六曰漢書家前二家經也後二家史也中二家左傳國語則在經史之間是劉知幾猶知春秋家與左傳家體例不同當分爲二不當合爲一也古經傳皆別行據漢書藝文志與左傳序孔疏具有明證熹平石經公羊春秋有傳無經漢時專主公羊故直以公羊爲春秋後世孤行左傳又直以左傳爲春秋公羊字字解經經傳相附以公羊爲春秋可也左氏本不解經經傳不相附或有經無傳或有傳無經以左氏爲春秋不可也唐人作五經正義春秋主左氏傳

公羊穀梁雖在中經小經之列而習此二經者殆絕唐時如啖趙陸兼通三傳者甚少如陳商能分別春秋是經左氏是史者更別無其人矣宋人刊十三經注疏公穀稱公羊穀梁左氏稱春秋左傳明以春秋專屬左氏而屛公穀於春秋之外夫以公穀之字字解經者不以春秋屬之左氏之本不解經者獨以春秋屬之宜乎學者止知有左氏傳不知有春秋經聖人之作經爲萬世法者付之若存若亡之列洪邁容齋續筆有紹聖廢春秋一條云五聲本於五行而徵音廢四瀆源於四方而濟水絕周官六典所以布治而司空之書亡是固出於無可奈何非人力所能爲也乃若六經載道而王安石欲廢春秋紹聖中章子厚作相蔡卞執政遂明下詔罷此經誠萬世之罪人也如洪氏說彼悍然廢春秋者罪誠大矣然亦豈非唐宋以來不尊春秋有以階之厲乎宋人以春秋專

屬左傳由於唐作正義但取左傳漢人以禮經專屬儀禮而唐作正義但取禮記故後世以禮記取士論者譏其舍經用傳禮記體大物博雖有解儀禮數篇之義而非盡解儀禮不得全謂之傳若左氏明明春秋之傳傳又不與經合而後世左氏孤行舍經用傳較之舍儀禮而用禮記者蓋有甚焉王應麟困學紀聞先列春秋繼以左傳公羊穀梁分別尙晰學者當知如此分別則經傳部居不紊不得以春秋專屬左氏而竟以左氏冒春秋後之治左氏者能詮擇經義解說凡例可附於春秋家若專攷長厤地名人名事實或參以議論者止可入左氏家以與聖經大義無關止可謂之史學不得謂之經學也

論孔子作春秋增損改易之迹可尋非徒因仍舊史

陳壽祺曰竊觀孟子言孔子作春秋作之云者雖據舊史之文必

有增損改易之迹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隕如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孔子書之曰衛侯衎出奔齊晉文公召王而朝之孔子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於河陽魯春秋去夫人之姓曰吳其卒曰孟子卒孔子書孟子卒而不書夫人吳此其增損改易之驗見於經典者也華督得罪於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晉董狐書曰趙盾弒其君齊太史書曰崔杼弒其君魯春秋記晉喪曰弒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孔子於春秋皆無異辭此循舊而不改之驗也太子獨記子同生而不及子赤子野襄公則知此爲春秋特筆以起不能防閑文姜之失妾母獨錄惠公仲子僖公成風而略於敬嬴定姒齊歸則知此亦春秋特筆以著公妾立廟稱夫人之始有年大有年惟見桓三年及宣十六年葢承屢祲之後書以示幸王臣書氏惟見隱三

年及昭二十三年二十六年蓋兆世卿之亂王室書以示譏則其他之刪削者夥矣外大夫奔書字惟見文十四年宋子哀蓋褒其不失職外大夫見殺書字惟見桓二年孔父蓋美其死節公子季友公弟叔肸稱字季子高子稱子所以嘉其賢齊豹曰盜三叛人名所以斥其惡公薨以不地見弒夫人以尸歸見殺師以戰見敗公夫人奔曰孫內殺大夫曰刺天王不言出凡伯不言執與王人盟不言公皆春秋特筆也是知聖人修改之迹不可勝數善善惡惡義踰衮鉞然後是非由此明功罪由此定勸懲由此生治亂由此正故曰春秋天子之事苟徒因仍舊史不立褒貶則諸侯之策當時未始亡也孔子何爲作春秋且使春秋直寫魯史之文則孟子何以謂之作則知我罪我安所徵亂臣賊子安所懼錫瑞案陳氏引春秋書法兼采三傳求其增損改易之迹可謂深切著明即

此足見左氏家經承舊史史承赴告其說近是而實不是孔子作春秋非可憑空結撰其承舊史是應有之事魯史亦非能憑臆捏造其承赴告亦是應有之事左氏家說本非全然無理特後人視之過泥持之太堅謂春秋止是鈔錄舊文尙不如漢書之本史記後漢書之襲三國志新五代史唐書之因舊五代史唐書猶有增損改易之功則春秋一書於魯史爲重臺於左傳爲疣贅宋人廢之誠不爲過矣而春秋經豈若是乎

論宋五子說春秋有特見與孟子公羊合足正杜預以後之陋見謬解

宋五子於春秋無專書而說春秋皆有特見周子曰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爲後世王者而修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邵子曰春秋者孔子之刑書也功過不相揜聖人先

襃其功而貶其罪故罪人有功亦必錄之程子曰夫子作春秋為百王不易之大法斯道也惟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襃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咸宜者為難知也或抑或縱或予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張子曰春秋之書在古無有乃仲尼所自作惟孟子為能知之朱子曰孔子作春秋當時亦須與門人講說所以公穀左氏得一箇源流只是漸漸訛舛當初若是全無傳授如何鑿空撰得又曰三家皆非親見孔子左氏不必解是邱明又曰杜預每到不通處不云傳誤云經誤可怪是何識見錫瑞案春秋始誤於杜預而極謬於劉知幾當以宋五子之說正之

其說與孟子公羊之旨合周子曰春秋正王道明大法非卽素王改制之旨乎曰孔子爲後世王者而修非卽爲漢定道之旨乎邵子曰春秋者孔子之刑書非卽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之旨乎曰功過不相揜非卽善善從長之旨乎程子曰作春秋爲百王不易之大法非卽作春秋垂空言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之旨乎引行夏之時四語爲證非卽損益四代變周之文從殷之質之旨乎張子曰春秋之書在古無有豈得如杜預云周公已有春秋凡例乎曰乃仲尼所自作豈得如杜預云孔子多鈔魯史舊文乎朱子曰孔子作春秋與門人講說卽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旨之意而史記以魯君子左邱明列七十子口受傳旨之外則邱明不得口受不當如劉歆輕口說而重傳記矣曰三家皆非親見孔子公穀皆子夏弟子未必親見孔子而作傳之邱明與論語之邱

明是一是二古無明文不必如劉歆云邱明親見聖人荀崧云邱明造膝親受矣程子云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尤道盡杜預以後諸儒之陋見謬解春秋經世莊子嘗言之矣其義在孟子云天子之事公羊云素王改制其大者在三科九旨杜預以後不明此義其高者以爲懲惡勸善僅同良史直書其下者以爲錄舊增新不過鈔胥校對其失由於專據左氏不治公穀於孔子所以爲後王立法以馴致太平者全未夢見孟子所稱爲天下一治功可繼羣聖者亦不致思宋五子非春秋專門未必深求公穀二傳乃獨能知微言大義不惑於杜預諸人淺陋之見由其學識超卓亦由此心此理之同與古人不謀而合也程子曰大義炳如日星朱子已引成宋亂宋災故之類以證之至於微辭奧義時措咸宜程朱以爲難知者學者能研求

公穀二傳當知之矣

論斷爛朝報之說不必專罪王安石朱子疑胡傳並疑公穀故於春秋不能自信於心

困學紀聞引王介甫荅韓求仁問春秋曰此經比他經尤難蓋三傳不足信也尹和靖云介甫不解春秋以其難之也廢春秋非其意又林希逸曰尹和靖言介甫未嘗廢春秋廢春秋以爲斷爛朝報皆後來無忌憚者託介甫之言也錫瑞案此諸說可爲安石平反然春秋之義具在三傳安石過爲高論以三傳不足信則春秋不廢而廢矣以春秋經爲難知何不深求三傳至於斷爛朝報則非特宋人有是言自左氏孤行杜預謬解人之視春秋者莫不如是專信左氏家經承舊史之說一年之中寥寥數事信手鈔錄並無義例則是朝報而已不信公穀家一字襃貶之義日月名氏爵

號有不具者皆爲闕文萬六千餘字而闕文百數十條則是朝報之斷爛者而已如杜預孔穎達之說春秋實是斷爛朝報並不爲誣若不謂然則當罪杜孔不當罪宋人矣困學紀聞又引朱文公亦曰春秋義例時亦窺其一二大者而終不能自信於心故未嘗敢措一辭王應麟引王介甫尹和靖二條繼引朱文公說蓋謂朱子亦以春秋爲難知與王介甫意同案朱子所謂春秋義例窺其一二大者如成宋亂宋災故既引以證程子所云大義又云如書會盟侵伐不過見諸侯擅興自肆耳書郊禘不過見魯僭禮耳至於三卜四卜牛傷牛死是失禮之中又失禮也如不郊猶三望是不必望而猶望也如書仲遂卒猶繹是不必繹而猶繹也如此等義卻自分明此朱子所云窺其一二者朱子學最篤實故於春秋之義但信其分明可據者若其義稍隱或不見經而但見傳則皆

不敢信據當時盛行胡傳朱子語錄曰胡文定春秋非不好卻不合這件事聖人意是如何下字那件事聖人意又如何下字要知聖人只是直筆據見在而書豈有許多忉怛案胡傳議論苛碎多出公穀之外朱子懲胡傳之苛碎遂並不信公穀一字襃貶之義以爲必於一字一辭之間求襃貶所在竊恐不然聖人只是直筆據見在而書則仍惑於杜預孔穎達而與孟子程子之說不合矣朱子謂春秋自難理會足見朱子矜慎遠勝强不知爲知者但亦有矜愼太過處胡傳不可盡信而公穀近古則可信能深攷公羊之微言大義參以穀梁之例又參以左氏所載事實亦可以得十之七八朱子謂須是己之心果與聖人之心神交心契始可斷他所書之旨則聖人往矣安得復有聖人以朱子之賢猶不敢自信安得復有自信與聖人神交心契者春秋一經將沈霾終古矣公

羊疏引閔因敘云昔孔子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莊七年傳云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霣如雨朱子病二書之不傳不得深探聖人筆削之意夫二書不得見學者無如何也三傳猶幸存學者所當信也亦何必矜愼太過而不措一辭乎

論據朱子之說足證春秋是經非史學春秋者當重義不重事

朱子曰前輩做春秋義言辭雖粗率卻說得聖人大意出如二程未出時便有胡安定孫泰山石徂徠他們說經雖是甚有疏略處觀其推明治道直是懍懍可畏春秋本是嚴底文字聖人此書之作過人欲於橫流遂以二百四十二年行事寓其襃貶一字不敢胡亂下又林問先生論春秋一經本是正誼明道權衡萬世典刑之書如朝聘會盟侵伐等事皆是因人心之敬肆爲之詳略或書

字或書名皆就其事而爲之義理最是斟酌毫忽不差後之學春秋多是較量齊魯短長自此以後如宋襄晉悼等事皆是論霸事業不知當時爲王道作耶爲霸者作耶若是爲霸者作則此書豈足爲義理之書曰大率本爲王道正其紀綱看以前春秋文字雖觕尙知有聖人明道正誼道理尙可看近來止說得伯業權譎底意思更開眼不得此義不可不知錫瑞案據朱子之說可知學者當以春秋爲經不當以春秋爲史當重春秋之義不當重春秋之事謂以二百四十二年行事寓其襃貶卽借事明義也謂一字不敢胡亂下卽一字襃貶也謂書字書名皆就其事而爲之義理亦卽一字襃貶之旨正誼明道權衡萬世惟在春秋一經若置經而求傳舍義而論事則不過較量齊魯之短長宋襄晉悼之霸事而已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是春秋所以承

王者之迹故孟子斷之曰天子之事若夫魯之舊史止有其事則齊桓晉文而無其義故孔子裁之以義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春秋是經不是史重義不重事卽孔子孟子之言足以證之左氏敘事詳而釋義略仍如魯史其事其文之舊非但侈陳桓文春秋雖褒桓文實與而文不與孟子深於春秋謂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葢裁之以義不當侈陳其事並晉悼之霸亦侈陳之何劭公不許晉悼之霸鄭君以爲鄉曲之學深可忿疾不知桓文之事猶無足道何論晉悼以鄭君之學而所見如此何怪後之學者遺經存傳談其事迹用唉助語或且樂道陰謀詭計如魏禧作左傳經世又纂左氏兵謀兵法以張其燄與春秋無義戰之旨全然相反正朱子所謂止說得伯業權譎更開眼不得者試思春秋爲王道作豈專論伯事者哉朱子云以前文字雖牴卽指胡安定孫泰山諸人胡

書不傳孫氏尊王發微論雖近苛尙能比附春秋之義以其重義不重事是經不是史故文字雖僻而與聖人之旨猶近也後來止說伯業權譎雖由其人識見卑陋亦由專主左氏不知有春秋經而其流弊遂至於此以其重事不重義是史不是經故議論猥多而與聖人之旨愈遠也學春秋者觀朱子之論可以審所去取矣論杜預專主左氏似乎春秋全無關繫無用處不如啖趙陸胡說春秋尙有見解

凡書必有關繫有用處然後人人尊信誦習若無關繫無用處雖間存於一二好古之士而尊信誦習者尠矣漢人之尊春秋在易詩書之上一則以爲諸經止是孔子贊修不如春秋爲孔子手作二則孔子贊修諸經之旨未甚著明不如孔子所作之春秋微言大義顯然可見三則諸經雖爲後世立法亦不如春秋素王改制

之顯故爲漢定道多專屬之春秋且多引春秋以決時事是漢人以春秋爲有關繫有用處人人尊信誦習由專主公羊之故也及左氏傳出而一變左氏自成一家之書亦未嘗與公羊抵牾而偏護古文者務張大其說以駁異今文自劉歆韓歆欲以左氏立學爲今文博士所排仇隙愈深反對愈甚賈逵已將臆造之說爲左氏之說以斥公羊而解左氏猶采公穀至杜預出乃盡棄二傳專執韓宣周禮在魯一語以左氏傳五十凡例盡屬周公孔子止是鈔錄成文並無褒貶筆削又安得有微言大義與立法改制之旨故如杜預所說春秋一經全無關繫亦無用處由於力反先儒之說不信漢儒之論不顧孟子之文以致聖人所作之經沈廢擱棄良可浩歎啖助在唐時已云習左氏者皆遺經存傳談其事迹翫其文采如覽史籍不復知有春秋微旨蓋左氏傳本是史籍並無

春秋微旨在內止有事實文采可翫自漢以後六朝及唐皆好尚文辭不重經術故左氏傳專行於世春秋經義委之榛蕪啖趙陸始兼采三傳不專主左氏推明孔子襃貶之例不以凡例屬周公雖未能上窺微言而視杜預孔穎達以春秋爲錄成文而無關繫者所見固已卓矣宋儒通學啖趙遺風至程子出乃於孔子作春秋爲後王立法之意有所窺見其春秋傳自序曰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爲百王不易之大法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之志不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之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可復也自漢以後論春秋者尠知此義惜其傳作於晚年略舉大義襄昭以後尤略書止二卷胡安國師程子其作傳大綱本孟子而

微旨多以程子之說爲據本鼂陳氏之說其序曰孟氏發明宗旨目爲天子之事者周道衰微乾綱解紐亂臣賊子接迹當世人欲肆而天理滅矣仲尼天理之所在不以爲己任而誰可五典弗惇己所當敘五禮弗庸己所當秩五服弗章己所當命五刑弗用己所當討故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空言獨能載其理行事然後見其用是故假魯史以寓王法撥亂世反之正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錫瑞案胡氏以惇典庸禮命德討罪爲天子之事又云仲尼以爲己任足以發明春秋素王之義空言獨能載其理行事然後見其用尤足證明春秋借事明義之旨假魯史以寓王法即託王於魯也撥亂世反之正亦公羊之文也胡氏尊孟子故能信公羊惜其傳不能篤守公羊故雖窺見微言未盡原本古義間涉穿鑿不慊人心而視前儒以春秋爲託空言而無用

處者其見爲更卓矣近漢學家不取通學啖趙陸胡皆致不滿竊謂諸家雖非專門然猶知春秋有關繫有用處故其所著之書體例雖雜猶於春秋有關繫有用處若專主左氏者專執杜孔之說並不知春秋有關繫有用處則其所著之書攷證雖詳亦於春秋無關繫無用處也

論春秋一字襃貶不得指爲闕文

鄭樵曰諸儒之說春秋有以一字爲襃貶者有以爲有貶無襃者有以爲襃貶俱無者謂春秋以一字爲襃貶者意在於推尊聖人其說出於太史公曰夫子修春秋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故學者因而得是說也謂春秋有貶無襃者意在於列國之君臣也其說出於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故學者因而得是說也謂春秋無襃貶者意在於矯漢儒其說出於竹書紀年所書

案此即劉知幾之說前已辨之載鄭棄其師齊人殲於遂之類皆孔子未修之前故學者因而得是說也雖其意各有所主然亦不可以泥泥一字襃貶之說則是春秋二字皆挾劒戟風霜聖人之意不如是之勞頓也泥於有貶無襃之說則是春秋乃司空城旦之書聖人不如是之慘刻也泥於無襃貶之說則是春秋爲瑣語小說聖人又未嘗無故而作經也顧棟高曰鄭氏之言極是聖人之心正大平易何嘗無襃貶但不可於一字上求襃貶耳案此正同朱子之說孟子明言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如以爲無襃貶則是有文事而無義也如此則但有魯之春秋足矣孔子更何用作春秋乎近日有厭支離之說而竟將春秋之襃貶抹去者矯枉過正亦非聖人之意有以春秋爲有筆無削者是即無襃貶之說也夫未修之春秋卽不可得見而左氏之書具在於襄公親

送葬楚子昭公昏於吳豈有不遣卿大夫往會吳楚葬之理而經春秋吳楚之葬不書此削之以示義也襄公葬楚子不書而於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見之昭公昏於吳不書而於哀十二年書孟子卒見之此削之以示諱也又如十二公之納幣逆夫人魯史皆書而春秋於僖公襄公不書此所謂合禮不書也世子生皆書而春秋止書子同生此所謂常事不書也此皆其顯然可見者如以爲有筆無削則春秋竟是一部鈔胥何足以爲經世大典乎

錫瑞案以春秋爲一字襃貶公穀之古義也以爲有貶無襃孫復之新說也以爲襃貶俱無後世習左氏者之躗言也鄭樵幷三傳皆不信故於三說皆不取其不取後二說是也不取前一說非也春秋一字之襃一字之貶兩漢諸儒及晉范甯皆明言之左氏孤行學者不信公穀於是春秋或日或不日四時或具或不具或州

或國或氏或人或名或字或子之類人皆不得其解聖人豈故爲是參差以貽後世疑惑乎春秋文成數萬其旨數千非字字有褒貶之義安得有數千之旨若如杜預孔穎達說其不具者概爲闕文則斷爛朝報之譏誠不免矣顧氏於春秋用功深大事表一書實出宋章沖程公說之上惟其春秋之學專主左氏惑於杜孔之說故以鄭氏爲是其春秋闕文表於一字褒貶之處皆以爲偶闕且謂此皆公穀倡之而後來諸儒如孔氏穎達啖氏助趙氏匡陸氏淳孫氏復劉氏敞亦既辨之矣而復大熾於宋之中葉者蓋亦有故焉自諸儒攻擊三傳王介甫遂目春秋爲斷爛朝報不立學官文定反之矯枉過正遂舉聖經之斷闕不全者皆以爲精義所存復理公穀之故說而呂氏東萊葉氏少蘊張氏元德諸儒俱從之由是春秋稍明於唐以後者復晦昧於宋之南渡豈非勢之相

激使然哉夫蔑棄聖人之經與過崇聖人之經其用心不同而其未得乎聖人垂世立教之心則一也案顧氏之說非是斷爛朝報之說起而春秋廢正由說春秋者闕文太多之故南宋諸儒力反其說如胡文定者其穿鑿或出公穀之外誠未免求之過深然文定之深文不可信而公穀之故說則可信文定反斷爛朝報之說顧氏以爲矯枉過正顧氏反文定一字褒貶之說以聖經爲斷闕不全則仍是斷爛朝報之說矣獨不爲矯枉過正乎春秋經惟夏五伯于陽實是闕文其餘後世以爲闕者皆有說以處之並非斷闕不全如文定之說猶不失爲過崇聖經如顧氏之說已不免於蔑棄聖經矣黃澤曰屈經申傳者杜預輩是也屈傳申經者若胡文定諸公是也

論經史分別甚明讀經者不得以史法繩春秋修史者亦不當以春秋書法爲史法

劉敞曰傳曰公出復入不書諱之也諱國惡禮也杜氏曰掩惡揚善義存君親皆當時臣子率意而隱故無淺深之準非也傳所云者似言仲尼作春秋改舊史有所不書之意也非當時史官以諱爲禮也何以知之邪按御孫謂莊公曰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此曹劌之言以爲御孫誤以御孫之說論之君之不法無所不書也既無所不書則是諱國惡者非史官之事春秋之意也爲之臣子率意爲君父諱非也臣之意莫不欲尊其君子之意莫不欲美其親如此國史爲無有實事皆虛美也謂之史可乎故春秋一也魯人記之則爲史仲尼修之則爲經經出於史而史非經也史可以爲經而經非史也譬如攻石取玉玉之產於石必也而石不可謂之玉披沙取金金之取於沙必也而沙不可謂之金魯國之史賢人之記沙之與石也春秋之法仲尼之筆金之與玉也金石必待揀擇

追琢而後見春秋亦待筆削改易而後成也謂春秋之文皆舊史所記無用仲尼者是謂金石不待揀擇追琢而得非其類矣錫瑞案劉氏分別經史義極精確卽以左氏傳義駁杜預經出舊史之非尤足以關其口春秋是爲萬世作經爲後人立法聖人特筆空前絕後不可無一不能有二之書前古未有（本張橫渠說）則不得謂前有所承後莫能繼則不得云後人可續乃後之讀經者既不知聖人所作是經而誤以史法繩之於是經義亂（如劉知幾惑經申左之類）後之修史者又不知非聖人不能作經而誤以史書擬之於是史法亦亂（如沈既濟之類）司馬遷班固世稱良史所著史記漢書多得春秋之義然其書不敢學一字褒貶只是據事直書揚雄準易作太元仿論語作法言而不敢擬春秋王通始擬春秋作元經論者以爲宋阮逸僞作蓋隋以前猶知古義唐宋以下議論始繁唐沈既濟書中宗

曰帝在房陵孫甫范祖禹用其說以春秋公在乾侯爲比程迥駁之曰春秋書王在畿內曰居於狄泉出王畿曰出居於鄭諸侯在境內曰公居於鄆出境曰公在乾侯唐鑑用春秋書法中宗則宜曰帝居房陵不宜曰在案程氏之駁是矣而未盡也敬王與王子朝雖有東王西王之稱士伯問介衆而辭王子朝則當時皆推戴敬王襄王之出居鄭諸侯推戴更無異說是春秋書天王據實直書也昭公出奔在外魯國未別立君平子每歲買馬具從者之衣屨而歸之於乾侯士鞅以爲季孫事君如在國齊晉諸國亦皆以君禮待之景公曰孰君而無稱是春秋書公亦據實直書也若唐中宗已廢爲廬陵王武后自稱則天皇帝今書廬陵王曰帝則唐有兩帝矣若奪則天之帝以與廬陵則不據實直書而變亂當時之事實雖聖人有所不敢矣乾侯晉地故書在與公在楚同義房

陵唐地不當引以爲比唐鑑書帝在東宮尤不可通非止劉知幾貌同心異之誚錢大昕已辨之歐陽修五代史朱子綱目亦有此失綱目書莽大夫楊雄死錢大昕亦已辨之王鳴盛論五代史曰歐公手筆誠高學春秋卻正是一病春秋出聖人手筆義例精深後人去聖久遠莫能窺測豈可妄效引薛應旂宋元通鑑義例云春秋諸侯而或書其名大夫而或書其字或生而書其爵或卒而去其官論者以爲夫子之褒貶於是焉在也夫春秋大義炳如日星而其微詞變例美惡不嫌同辭有非淺近之所能推測者後人修史輒從而擬之不失之迂妄則失之鄙陋又論孫甫唐史論斷云觀其自序欲效春秋書法以褒貶予奪示勸戒幸其書亡若存徒汨亂學者耳目大抵作史者宜直敘其事不必弄文法寓予奪讀史者宜詳考其事實不必憑意見發議論宋人略通文義便想

著作傳世一涉史事便欲法聖人筆削此一時習氣王氏此說切中作史者妄擬春秋之弊皆由不知春秋是經不是史經非可僭擬者也黃澤曰作史惟當直書爲得體夫子春秋只是借二百四十二年以示大經大法於天下故不可以史法觀之

論春秋權衡駮左氏及杜解多精確駮公穀則未得其旨

劉歆曰前漢諸儒不肯爲左氏學者爲其是非謬於聖人也故曰左氏不傳春秋此無疑矣然爲左氏者皆恥之因其護曰邱明受經於仲尼此欲以自解免耳其實非也何以言之邪仲尼之時魯國賢者無不從之游獨邱明不在弟子之籍若邱明眞受經作傳者豈得不在弟子之籍哉豈有受經傳道而非弟子者哉以是觀之仲尼未嘗授經於邱明邱明未嘗受經於仲尼也然邱明所以作傳者乃若自用其意說經汎以舊章凡例通之於史策可以見成敗耳其褒貶之意非邱明所盡也以其不受經也學者可勿思

之哉杜氏序曰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眞僞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其餘皆卽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略不必改也此未盡也苟唯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其餘皆因而不改則何貴於聖人之作春秋也而傳又何以云非聖人莫能修之乎大凡左氏本不能盡得聖人春秋之意故春秋所有義同文異者皆沒而不說而杜氏患苦左傳有不傳春秋之名因爲作說云此乃聖人卽用舊史爾觀邱明之意又不必然按隱公之初始入春秋邱明解經頗亦殷勤故克段于鄢傳曰不言出奔難之也不書城郎非公命也不書之例一年之中凡七發明是仲尼作經大有所刪改也豈專用舊史者乎又曰大率左氏解經之蔽有三從赴告一也用舊史二也經闕文三也按史雖待赴告而錄然其文非赴告

之詞也春秋雖據舊史而作然其義非舊史之文也簡牘雖有闕失其史非聖人所遺也如謂史之記從赴告而已則亂臣賊子何由而懼如謂春秋用舊史而已則何貴於聖人之筆削也且春秋書良霄入於鄭鄭人殺良霄欒盈入於晉晉人殺欒盈其文同也至哀十四年非仲尼所修矣其記陳宗豎乃曰陳宗豎入於陳陳人殺之明史之所記與仲尼之所修異矣又仲尼所修無記內邑叛者哀十五年獨記成叛此亦史文不與仲尼相似仲尼不專用史文驗也如謂經之闕文皆聖人所遺者苟傳有所說而不與經同盡可歸過於經何賴於傳之解經哉故春秋者出於舊史者也而春秋非舊史之文也舊史者出於赴告者也而舊史非赴告之辭也傳者出於經者也而傳非經之本也今傳與經違是本末反矣錫瑞案劉氏春秋權衡爲世所稱以愚觀之惟駮左氏傳及杜

預集解說多精確蓋左氏傳事不傳義本無所謂義例杜氏傳會多不可據故劉氏所駁多中肯公穀二傳各有義例非會通全經之旨必至多所窒礙誠能融會貫通則人所見爲窒礙者皆有說以處此枚乘曰銖銖而積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專求字句則多見窒礙此所謂銖銖而積寸寸而度也會通全文則少所窒礙此所謂石稱丈量徑而寡失也春秋是孔子所作一部全書其中又有非常異義若不大通義例精究微言則但能見淺而不能見深凡所爲三科九旨一字褒貶時月日例之類皆以爲横生枝節安立異端不知游夏不能贊一辭者義正在此不達乎此則雖知經承舊史之謬而不知聖人作經以教萬世其異於舊史者究竟安在經史之異豈僅在一字一句間乎劉氏博學精識而春秋非專門故雖知左氏杜預之非而未

曉公穀二傳之是其所駁多字句瑣細不關大義其大義明著者又或誣而不信故權衡一書駁左氏及杜預者多可取駁二傳者可取甚尟其合併三傳爲劉氏傳尤近童牛角馬鄭伯克段一事陳澧已駁其非

論呂大圭以後世猜防之見疑古義宋儒說經多有此失

呂大圭曰公羊論隱公之貴賤而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夫謂子以母貴可也謂母以子貴可乎推此言也所以長後世妾母陵僭之禍者皆此言基之也穀梁論世子蒯聵之事則曰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夫尊王父可也不受父命可乎推此言也所以啟後世父子爭奪之禍者未必不以此言藉口也晉趙鞅入於晉陽以叛趙鞅歸於晉公穀皆曰其言歸何以地正國也後之臣子有據邑以叛而以逐君側之小人爲辭者

矣公子結媵婦遂盟公羊曰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則專之可也後之人臣有事異域而以安社稷利國家自諉者矣祭仲執而鄭忽出其罪在祭仲也而公羊則以爲合於反經之權後世葢有廢置其君如奕棊者矣聖人作經本以明其理也自傳者學不知道妄爲之說而是非易位義利無別其極於下之僭上卑之陵尊父子相夷兄弟爲讐爲大臣而稱兵以向闕出境外而矯制以行事國家易姓而爲其大臣者反以盛德自居而無所愧君如武帝臣如雋不疑皆以春秋定國論而不知其非也此其爲害甚者不由於敘事失實之過哉故嘗以爲三傳要皆失實而失之多者莫如公羊何范杜三家各自爲說而說之繆者莫如何休公羊之失既已畧舉其一二而何休之繆爲尤甚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不過曰君之始年爾何休則曰春秋紀新王受命於

魯滕侯卒不日不過曰滕微國而侯不嫌也而休則曰春秋王魯託隱公以爲始黜周王魯公羊未有明文也而休乃唱之其誣聖人也甚矣公羊曰母弟稱弟母兄稱兄此其言已有失矣而休從爲之說曰春秋變周之文從商之質質家親親明當親厚於羣公子也使後世有親厚於同母弟而薄於父之枝葉者未必不由斯言啟之公羊曰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此言固有據也而何休乃爲之說曰嫡子有孫而死質家親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使後世有惑於質文之異而嫡庶互爭者未必非斯語禍之其釋會戎之文則曰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勿拒去者勿追也春秋之作本以正夫夷夏之分乃謂之不治夷狄可乎其釋天王使來歸賵之義則曰王者據土與諸侯分職俱南面而治有不純臣之義春秋之作本以正君臣之分乃謂有不純臣之義可

乎錫瑞案宋儒不信古義而好駁難是一時風氣不足怪其最不可訓者則誤沿當時猜防疑忌之習反以古訓爲助亂之階非止上誣古人且恐下惑後世胡安國春秋傳發明尊王攘夷之義於南宋初切中時勢而解䡾帥師之類以權臣主兵爲大戒王夫之論之曰王之尊非唯喏趨伏之可尊夷之攘非一身兩臂之可攘岳侯之死其說先中於庸主之心矣王氏之駁胡傳誠非苛論宋懲黃袍加身之事首奪將帥之權子孫傳爲家法賢者限於習俗南宋之初欲雪國恥正賴師武臣力乃諸將稍稍振起秦檜奪其兵而殺之廢之胡氏與檜薰蕕不同而誤加推薦益由於議論之偶合而實因經義之不明岳侯之死雖未可以咎胡而解經不精以致誤國亦有不得辭其咎者呂氏此論多以後世之亂歸咎漢人不知漢人但解經義何能豫防後世之亂奸人引古藉口何所

不至曹丕自比舜禹豈得以舜禹禪讓爲非王莽自比周公豈得以周公居攝爲誤廢君者自比伊尹豈得疑伊尹爲篡反上者自比湯武豈得疑湯武爲弒乎若以僭上陵尊相夷爲譬歸咎公穀孔子作春秋時已有弒君父者亦公穀爲之乎黜周王魯變文從質毋弟稱弟毋以子貴親親立弟尊尊立孫公羊雖不皆有明文董子當公羊初著竹帛之時其書已有明文呂氏但責何休而不知其本於董子是董子書並未得見何足以言春秋義乎來者勿拒去者勿追並無語弊呂以爲非將來者拒之去者追之乎王者諸侯分土有不純臣之義封建時本如是豈可以一統時世並論乎容齋隨筆有二傳誤後世一條以左氏大義滅親公羊母以子貴並論與呂氏所見同

論黃澤趙汸說春秋有可取者而誤信杜預仍明昧參半

黃澤曰春秋以前禮法未廢史所書者不過君卽位君薨葬逆夫人夫人薨葬大夫卒有年無年天時之變郊廟之禮諸侯卒葬交聘會朝大抵不過如此爾無有伐國圍城入某國某邑等事也其後禮法既壞史法始淆亂如隱公元年除書及邾宋盟公子益師卒外其餘皆失禮之事如不書卽位是先君失禮爲魯亂之本鄭伯克段是兄不兄弟不弟天王歸仲子之賵則失禮顯然祭伯來則不稱使舉一年如此則二百四十二年可知如此則夫子春秋安得不作錫瑞案黃氏之說甚是據此可見春秋凡例必不出自周公周公時天子當賜諸侯用命必不容有伐滅圍入等事故柳宗元陸湻皆有此疑黃氏所見與柳氏陸氏同而說加詳然則韓宣之單辭杜預之謬解不當以汨亂春秋明矣乃黃氏既知此義又曰春秋凡例本周公之遺法故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

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公之所以王此時未經夫子筆削而韓宣子乃如此稱賛者見得魯之史與諸國迥然不同故也案黃氏前後之說大相矛盾謂凡例本周公遺法然則伐滅圍入周公之時已有之乎魯史與諸國迥然不同然則孟子云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又何說乎此等皆由惑於杜預之說先入爲主故雖於春秋有所窺見而其說半明半昧凡經學所以不明者由爲前人之說所壓不知前人與前人說各不同有是有非所當審擇其審擇是非之法當視前人之年代先後與其人之賢否如杜預解春秋與孟子全然反對以年代論則孟子在五百餘年之前杜預在五百餘年之後以賢否論則孟子爲命世亞聖杜預爲黨逆亂臣其所說之是非自不待辨而決而自杜解孤行之後學春秋者誤守其說盡反孟子之說以從之黃氏於

春秋自謂功力至深亦未能免此失所以一知半解間有所窺而大義微言終不能喻也其徒趙汸說春秋亦得失互見大率本其師說黃氏謂孔子非史官何由得見國史蓋魯之史官以孔子是聖人乃稟君命使其刊正又謂公羊氏五世傳春秋左氏增年傳文亦當是其子孫所續故通謂之左氏傳二說皆有思想而無所依據

論趙汸說春秋策書筆削近是孔廣森深取其書而亦不免有誤

趙汸春秋集傳序曰策書之例十有五而筆削之義有八策書之例十有五一曰君舉必書非君命不書二曰公即位不行其禮不書三曰納幣逆夫人夫人至夫人歸皆書之四曰君夫人薨不成喪不書葬不用夫人禮則書卒君見弒則諱而書薨五曰適子生則書之公子大夫在位書卒六曰公女嫁爲諸侯夫人納幣來逆女歸娣歸來媵致女卒葬來歸皆書爲大夫妻書來逆而已七曰時祀時田苟過時越禮則書之軍賦改作踰制亦書於策此史氏

之錄乎內者也八曰諸侯事有命告則書崩卒不赴則不書禍福不告亦不書雖及滅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於策九曰雖伯主之役令不及魯亦不書十曰凡諸侯之女行惟王后書適諸侯雖告不書十一曰諸侯之大夫奔有玉帛之使則告告則書此史氏之錄乎外者也十二曰凡天子之命無不書王臣有事爲諸侯則以內辭書之十三曰大夫已命書名氏未命書名微者名氏不書書其事而已外微者書十四曰將尊師少稱將將卑師衆稱師將尊師衆稱某帥師君將不言帥師十五曰凡天災物異無不書外災告則書之此史氏之通錄乎內外者也筆削之義有八一曰存策書之大體凡策書之大體曰天道曰王事曰土功曰公卽位曰逆夫人夫人至世子生曰公夫人外如曰薨葬曰孫曰夫人歸曰內女卒葬曰來歸曰大夫公子卒曰公大夫出疆曰盟會曰出

師曰國受兵曰祭祀蒐狩越禮軍賦改作踰制外諸侯卒葬曰兩
君之好曰玉帛之使凡此之類其書於策者皆不削也二曰假筆
削以行權春秋撥亂經世而國史有恆體無辭可以寄文於是有
書有不書以互顯其義書者筆之不書者削之其筆削大凡有五
或略同以存異公行不書致之類也或略常以明變釋不朝正內
女歸寧之類也或略彼以見此以來歸爲義則不書歸以出奔爲
義則殺之不書之類也或略是以著非諸侯有罪及勤王復辟不
書之類也或略輕以明重非有關於天下之故不悉書是也三曰
變文以示義春秋雖有筆有削而所書者皆從主人之辭然有事
同而文異者有文同而事異者則予奪無章而是非不著於是有
變文之法焉將使學者即其文之是非詳略以求之則可別嫌疑
明是非矣四曰辨名實之際亦變文也正必書王諸侯稱爵大夫

稱名氏四夷大者稱子此春秋之名也諸侯有王而伯者與中國無伯而夷狄横大夫專兵而諸侯散此春秋之實也春秋之名實如此可無辨乎於是有去名以全實者征伐在諸侯則大夫將不稱名氏中國有伯則楚君侵伐不稱君又有去名以責實者諸侯無王則正不書王中國無伯則諸侯不序君大夫將略其恆稱則稱人五曰謹華夷之辨亦變文也楚至東周强於四夷僭王猾夏故伯者之興以攘卻爲功然則自晉伯中衰楚益侵陵中國俄而入陳圍鄭平宋盟於蜀盟於宋會於申甚至伐吳滅陳滅蔡假討賊之義號於天下天下知有楚而已故春秋書楚事無不一致其嚴者而書吳越與徐亦必與中國異辭所以信大義於天下也六曰特筆以正名筆削不足以盡義而後有變文然禍亂既極大分不明事有非常情有特異雖變文猶不足以盡義而後聖人特筆

是正之所以正其名分也夫變文雖有損益猶曰史氏恆辭若特筆則辭旨卓異非復史氏恆辭矣七曰因日月以明類上下內外之無別天道人事之反常六者尙不能盡見則又假日月之法區而別之大抵以日爲詳則以不日爲略以月爲詳則以不月爲略其以日爲恆則以不日爲變以不日爲恆則以日爲變甚則以不月爲異其以月爲恆則以月爲變以不月爲恆則以月爲變甚則以日爲異將使屬辭比事以求之則筆削變文特筆既各以類明而日月又相爲經緯無微不顯矣八曰辭從主人主人謂魯君也春秋本魯史成書夫子作經唯以筆削見義自非有所是正皆從史氏舊文而所是正亦不多見故曰辭從主人此八者實制作之權衡也錫瑞案趙氏分別策書筆削語多近是春秋屬辭本此立說孔廣森深取其書惟其書學非專門仍有未盡是者如隱公不

書卽位以成公意桓公書卽位以如其意公薨以不地見弒公夫人出奔曰孫凡此等皆春秋特筆未必魯史有此書法趙氏以爲存策書之大體是猶惑於杜預之說又信其師黃澤臆撰孔子奉君命修國史之文不知聖人口授微言實是私修而非官書不信古義而臆造不經故其所著集傳屬辭仍不免有誤也

論王正月是周正胡安國夏時冠周月之說朱子已駁正之

春秋王正月三傳及三傳之注皆云周正建子之月左氏傳加一周字云元年春王周正月孔疏言王正月者王者革前代馭天下必改正朔易服色以變人視聽夏以建寅之月爲正殷以建丑之月爲正周以建子之月爲正三代異制正朔不同正是時王所建故以王字冠之言是時王之正月也左氏之增一字可謂一字千金孔疏解釋詳明自宋以前皆無異義胡安國春秋傳始有夏時

冠周月之說云以夏時冠月垂法後世以周正紀事示無其位不敢自專朱子曰某親見文定家說文定春秋說夫子以夏時冠周月以周正紀事謂如公卽位依舊是十一月只是孔子改正作春正月某便不敢信恁地時二百四十二年夫子只證得箇行夏之時四箇字據今周禮有正月有正歲則周實是元改作春正月夫子所謂行夏之時只是爲他不順欲改從建寅如孟子說七八月之間旱這斷然是五六月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這分明是九月十月黃澤曰近世士大夫多闢春秋用周正之說以爲時不可改甚者至以爲月亦不可改如七八月之間旱與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趙岐釋以周正晦菴亦從趙岐而近世說者以趙岐爲非則是倂晦菴皆非之矣此是本無所見而妄生事端以疑惑聖經爲害不細前世士大夫學問卻未見有如此者錫瓚

案春秋本魯史舊文魯史奉周王正朔王正月之爲周正無可疑者孔子作春秋述時事必不擅改周厤以致事實不明春秋之書無氷皆在春此周正也若夏正則春無氷何足爲異又書冬十月隕霜殺菽此周正也若夏正則十月隕霜何足爲異十月亦未必有菽僖公三年自去冬十月不雨至春書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至六月雨若夏正則六月建未之月歷三時不雨至六月不得耕種矣惟六月爲周正建巳之月得雨猶可耕種故春秋是年不書旱亦不書饑傳曰不爲災也此顯有可據者乃胡氏諸人好逞異說此宋人說經所以多不可從朱子不以胡傳爲然此朱子在宋儒之中所以爲最篤實乃其弟子蔡沈解尚書以爲商周不改月不守師說殊不可解春秋爲後王立法漢儒以爲素王改制實有可據而後人必不信春秋雖爲後王立法不能擅改時王正朔

宋儒以爲夏時冠周月實不可據而後人反信之是末師而非往古豈非顚倒之甚

論三傳皆專門之學學者宜專治一家治一家又各有所從入漢十四博士今文之學今多不傳施孟梁邱京易歐陽夏侯尚書齊魯韓詩皆已亡佚惟公羊春秋猶存穀梁亦存全書此天之未喪斯文也而自左氏孤行二傳雖存若亡陸德明作經典釋文已云二傳近代無講者恐其學遂絕故爲音以示將來幸而唐人雖以左氏列於五經而公羊爲中經穀梁爲小經亦用之以取士故士子習者雖少（見李元瓘楊瑒所奏）而書猶不至亡啖趙陸兼采之以作纂例宋人沿啖趙陸之派說春秋多兼采公穀故未至如韓詩之亡於北宋惟宋尙通學不主專門合三傳爲一家是合五金爲一爐而冶之合三牲魚腊爲一鼎而烹之也春秋是一部全書其義由

孔子一手所定比詩書易禮不同學春秋必會通全經非可枝枝節節而爲之者若一條從左氏一條從公羊一條從穀梁一條從唐宋諸儒雖古義略傳必不免於春秋失亂之弊故春秋一經尤重專門之學　國朝稽古漢學中興孔廣森作公羊通義旣元稱爲孤家專學然其書不守何氏義例多采後儒之說又不信黜周王魯科旨以新周比新鄭雖有篳路藍縷之功不無買櫝還珠之憾惟何氏解詁與徐疏簡奧難讀陳立書又太繁治公羊者可從通義先入再觀注疏常州學派多主公羊莊存與作春秋正辭傳之劉逢祿宋翔鳳龔自珍諸人淩曙作董子繁露注其徒陳立作公羊義疏治公羊者當觀淩曙所注繁露以求董子大義及劉逢祿所作釋例以求何氏條例再覽陳立義疏以求大備斯不愧專門之學矣許桂林作穀梁釋例柳興宗作穀梁大義述鍾文烝作

穀梁補注亦成一家之言穀梁不傳三科九旨本非公羊之比惟其時月日例與公羊大同小異詳略互見可以補公羊所未及治穀梁者先觀范解楊疏及許桂林釋時月日例許書簡而有法如公子益師卒傳云大夫日卒正也不日卒惡也何休廢疾已引公子牙季孫意如何以書卒難之鄭君所釋亦不可通許據左氏公不與小斂謂不與小斂卽是惡乃得其解柳興恩鍾文烝皆據穀梁謹始謂隱公之讓爲不能正始柳興恩至以亂臣賊子斥隱公夫以讓國之賢君而斥爲亂賊則篡弒之桓公將何以處之乎春秋善善從長必不如此深刻穀梁惡桓而善隱其義亦不如此之刻也穀梁義例多比附公羊故治穀梁不如治公羊治公羊乃可兼采穀梁如穀梁桓二年傳或曰其不稱名蓋爲祖諱也孔子故宋也是比附公羊故宋而失其旨之證成九年傳不言戰以鄭伯

也爲尊者諱恥爲賢者諱過爲親者諱疾是比附公羊爲親者諱而失其旨之證春秋爲親者諱惟督昭二十一年傳東者東國也曰東惡之而貶之也是比附公羊譏二名而失其旨之證若左氏不傳春秋亦有譏二名之說云先名武庚乍名祿父則尤不知而强說者治左氏者先觀杜解孔疏再及李貽德賈服輯述以參攷古義顧棟高春秋大事表以綜覽事實然亦只是左氏一家之學於春秋之微言大義無甚發明

論兪正燮說春秋最謬乃不通經義不合史事疑誤後學之妄言

近人說春秋者兪正燮爲最謬其公羊傳及注論曰公羊傳者漢人所致用所謂漢家自有法度奈何言王道公羊集酷吏佞臣之言謂之經義漢人便之謂之通經致用錫瑞案漢家自有制度乃宣帝之言宣帝好穀梁非尊公羊者通經致用乃西漢今文之學

簡明有用如禹貢治河洪範察變之類非止春秋一經俞云公羊集酷吏佞臣之言酷吏似指張湯佞臣似指公孫宏史記酷吏列傳曰是時上方鄉文學湯決大獄欲傅古義乃請博士弟子治尙書春秋補廷尉史亭疑法又曰依於文學之士丞相宏數稱其美又平準書曰自公孫宏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張湯用峻文決理爲廷尉於是見知之法生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據史記則宏湯希世用事見公羊傳有貶絕之義無將之誅傅會之以行慘酷之法要非公羊所能逆料俞氏以爲公羊罪案則莊子云儒以詩禮發冢可以發冢歸罪詩禮王莽動託周官可以王莽歸罪周官乎公羊傳由胡毋生著竹帛公孫宏受學胡毋生則公羊成書必不在宏湯用事之後據俞氏說似作公羊傳者集宏湯之言爲之年代不符甚不可通若酷吏佞臣不指宏湯則胡毋生之

前酷吏佞臣爲何人更無可據漢書董仲舒傳曰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法後漢書應劭傳曰故膠西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議數遣廷尉張湯親至陋巷問得失於是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據此則張湯用法嘗詢仲舒漢藝文志董仲舒治獄十六篇久亡通典六帖御覽其載六事引春秋義以斷當時之獄多以爲某人罪不當坐蓋以漢法嚴酷持議多歸仁恕與宏湯之慘刻異趣繁露郊祀對仲舒荅張湯問鳧鶩之類亦不盡屬刑法則不能以張湯之法歸咎仲舒尤不能歸咎公羊矣三科九旨繁露書明言之俞云董仲舒未敢言而心好之故陷呂步舒之獄以俞氏之博似並未見繁露殊不可解何休解詁曰自王者言之屈遠世子在三公下引禮喪服爲證何氏解禮卽不當亦無關春秋大義俞

以此爲何氏罪案謂以已得公府掾之故論古人當平心靜氣不當鍛鍊以入人罪必欲深文鍛鍊謂何氏因已爲公府掾故崇重三公亦安知俞氏非因已爲時相所扼故卑抑三公乎（俞爲董誥所扼不得進士）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又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公羊家說與孟子合若左氏家說經承舊史無素王之法則天子之事安在曰凡弒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如其說則君無道而弒君之臣無罪傳文於殉君之孔父荀息並無褒辭而弒君之趙盾欒書反加稱許且有君臣無常位之言（左氏據事直書初無成見杜預張大其說與春秋之義相反）是春秋成而亂臣賊子喜矣如俞氏說不亦可云左氏集亂臣賊子之言謂之經義乎俞氏曰左氏萬世之書也公羊傳漢廷儒臣通經致用干祿之書也何休所說漢末公府掾致用干祿之書也請爲更正之曰公羊傳經學也一字褒貶孔子作春

秋之義本如是也左氏傳史學也據事直書不立襃貶雖不傳春秋而書不可廢也俞氏所說乃不通經義不合史事疑誤後學之妄言也

論春秋明王道絀詐力故特襃宋襄而借以明仁義行師之義

嘗讀春秋而有感焉春秋據亂而作亂莫甚於戰爭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今據公羊之傳推孟子之義而知孟子之善說春秋也春秋託始於隱隱二年無駭帥師入極傳曰何以不氏疾始滅也然則後之滅人國者皆春秋之所疾矣四年莒人入杞取牟婁傳曰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疾始取邑也然則後之取人邑者皆春秋之所疾矣桓七年焚咸邱傳曰以火攻也何言乎以火攻疾始以火攻也然則後之以火攻者皆春秋之所疾矣春秋戰例時偏戰日詐戰月左氏凡例凡師敵未陳曰敗某師卽詐戰皆陳曰戰卽偏戰桓

十年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於郎僖二年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於犂獲莒挐僖十五年十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於韓獲晉侯僖二十二年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於泓宋師敗績文七年夏四月戊子晉人及秦人戰於令狐十二年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於河曲傳皆以爲偏戰是彼善於此者猶愈於詐戰也宋楚戰泓傳曰偏戰者日爾此其言朔何春秋辭繁而不殺者也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有君而無臣以爲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是宋襄戰泓爲善之善者故夫子特筆襃之董子繁露王道俞序篇史記宋世家贊淮南泰族訓白虎通號篇何氏穀梁廢疾皆襃宋襄錫瑞案司馬法曰逐奔不過百步從綏不過三舍明其禮也不窮不能而哀憐傷病明其仁也成列而鼓明其信也爭義不爭利明其

義也據此則不鼓不成列不重傷不禽二毛本古軍禮之遺古禮不行而老子有以奇用兵之言談兵者謂兵不厭詐宋襄獨行古禮宜世皆迂之矣穀梁左氏不以宋襄爲是狃於後世詐力之見左氏書之善在明典禮詳事實而淺人武夫但以爲善言兵故陳禧以左氏爲相斫書左氏述子魚之言詈宋襄者以爲口實不知宋世家亦載子魚兵以勝爲功之言而史公作贊必褒宋襄之禮讓者以春秋撥亂之旨具在此也當其時戰禍亟矣獨有一宋襄公能明王道絀詐力故春秋特褒之而借以明仁義行師之義以爲後之用兵者能如宋襄之言則戰禍少紓民命可保矣春秋時宋華元向戌皆主弭兵其後蠻翟宋牼以禁攻寢兵爲務似聞宋襄仁義之風而興起者左氏載子罕之言以斥向戌似亦近正然不得以弭兵爲非兵雖不能終弭弭一日殺一日之禍也痛乎何

劭公之言火攻也曰征伐之道不過用兵服則可以退不服則不可以進火之盛炎水之盛衝雖欲服罪不可復禁故疾其暴而不仁也今之戰事專尙火攻其暴而不仁又百倍於東周之世西人近講公法開弭兵會似得墨子兼愛非攻之旨若進之以春秋之義明王道絀詐力戰禍庶少䆮乎